

亡物故之數報之且令監司每當殿最之際戶口增多者居上等減損者居下等仍令守令安詳徐察如有務於速成致使驚動增減不實致有民怨隨其加見便行役使者依律重論又曰欲明戶口之法無如號牌昔已行之以民心厭惡而罷之今若復立號牌之法加見之人只錄於籍勿令差役則民口庶可悉而號牌之法行矣或曰守令褒貶之法已載元典不必更論但號牌之法行之未久輒以民心厭惡而罷之似難復行令守令將各年戶口帳及移來移去生產物故案安詳徐察期以不漏勿為速成以致驚駭或曰本國風俗有子婿多者出贅而結廬於家園之內苟使守令密察磨勘以增減戶口為等第則破家遷徙必不得聊生矣且於常時考察之際守令及品官人吏通同隱漏不報或侵虐其民致怨移居者痛繩以法如有能興水利開墾陳地召民許耕以增戶口者特加褒典或曰丁口異現之法無如隣保號牌之法茲去與中朝保甲之法相同乞自今申嚴隣保之令復舉號牌之法因其號牌而見者勿令別定他役亦不要速成行之既久則漏挾之民並皆自見矣或曰丁口畢見勢似難矣乞令監司量其州縣人物多少倍定軍額則入丁自然加見矣假如元額五百處則加五百元額一千處則加一

千如此加宥其有隱者少矣諸說未知孰是其令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商確故事參酌時宜熟議以啓○刑曹啓金羅道順天囚私奴都羅大謀殺其主請依律處斬從之○丁酉前正郎金何以火者親喪洛文賈進官往遼東上謂何曰爾到遼東謂許智曰我國禮制一依朝廷體例以此九千朝廷禮制等書務要必得我於去年到北京詣禮部本部郎官出示大明集禮一部粧成二十八冊其書所載都是禮制我於其時不得是書而來我又欲得是書故今去北京若聞已曾頒降則須得是書見贈若未得本文傳寫而來我乃重報汝矣若朝廷秘之未曾頒降連累汝身則汝不必求我亦不敢復望矣許智如已發行則求見入北京人可轉論此意於許智如未就道則乃以此意贈布一匹丁酉開諭斟酌施行○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北青府濟仁館終浦兩柵里本無驛吏前此乃以正軍一年相遞立馬然正軍無時助戰及春秋防禦使之立馬實爲不可請以本部補充軍十六名分屬兩柵里依平安道站屬補充軍例以立馬多少每當式年撥職從之○戊戌受常然○世子遣使致奠于傳左議政許禰其文曰惟公天資粹美學問精深德尊一代識達古今弼亮三朝公耳忘私論道巖廊望重著龜

爲賓爲傳我之蒙庶幾百年永仰高風天何不整而奪之速追惟舊
德不勝傷盡陳辭叙情俾蕝椒漿英靈如在來格洋洋○已亥御勤政
殿受朝忽刺温兀狄哈察河衛指揮可里甫下所遣指揮赤乙多古城
衛指揮豆乙古所遣指揮古乙麼嘉吉河衛都事汝乙豆所遣指揮多
時麼吉河衛指揮卧里大所遣指揮多里應可等隨班獻土物○持平
鄭孝康啓曰今以延慶判安州牧事慶爲人既無學識又無武才安州
職兼防禦豈此庸人所能當也請改授他人上曰或言延慶可任守
令予不知而授之當議諸政府改之○童允察辭賜衣二襲靴笠青木
綿二匹柳青紬二匹紅紬四匹子甫老及權豆養子指揮老古赤各賜
衣一襲靴笠別賜甫老青木綿二匹紅紬二匹老古赤青木綿三匹紅
紬三匹麾下九人各賜衣一襲靴笠○庚子受常參○昭格殿提舉禮
賓寺尹李賀上言昭格殿醮祀上帝之所固當肅清寂寥不可污穢而
喧擾也軍器監於醮殿之東百步之內既造藥庫今者又欲造劑藥廳
於藥庫之西臣心以爲不可也伏望上裁施行下議政府議之○議
啓醮殿八十步外擇可營之地營造劑藥廳使從之○辛丑受常參○
議政府啓前者本府受教成衆官迺兒職並令西班差下臣等更詳參

考東班迺兒本十五並差西班則慮窠闕不足請事務稍簡交代時解
由便易如繕工直長一司膳食醫一廣興倉丞典獄署丞京市錄事副
錄事等合六迺兒仍舊不允○宗簿寺啓曰告狀欲復其戶者或稱四
祖子孫私作族圖紛紜陳訴者頗多然譜系踈遠故分辨爲難雖不載
宗親錄類附錄若衆所共知明白無疑者乃許復戶至於 度祖以上
子孫尤爲踈遠派系難辨納其可驗文契者方許復戶其餘勿受以杜
冒濫之弊從之○壬寅受常絜○親傳朔祭香祝○禮曹致書于宗貞
盛曰富山浦留居倭人藤三郎等三十九名欲要受糧與己未年十二
月日是下使送上官人某及宗茂直宗彥七等使送上官人某等冒稱
一時出來今此冒濫人等推考入送仍將本人等并妻子花名書契後
舒一一治罪幸甚餘不多及○議政府據刑曹呈啓今推刷色受教各
司奴婢推考時同產子孫若有容匿者雖有違端拘於相爲容隱之法
不即拷訊推鞠故公處奴婢等或稱逃亡物故互相推調多方容匿若
不窮詰無由見推非但公賤日減永免爲良者或有之故容隱情狀明
白者乃加拷訊鞫問其立法詳盡而中外官吏不能詳察本意其或情
狀不明者及父母去處亦皆拷訊推考有乖於立法本意自今同產子

孫容匿情迹明白而尚不招承者乃加拷訊若其父母去處毋得拷訊子
孫推鞠從之○自巳未七月旱暵至是年冬雨雪猶未優渥京中井泉皆
涸都人乏水及是春臨數雨井泉猶涸○三月癸卯朔御勤政殿受朝○
親傳中宮溫井行幸時告宗廟香祝○領中樞院事崔閔德上言臣猥以
不才歷任諸道奔走往復九州府郡縣沿海各處道里遠邇山川險夷
軍民休戚戎機緩急庶得以備知之矣故敢以瞽言屢煩天聰徃徃有
蒙俞音尤有以起臣心之感激也臣今桑榆已晚且義母病日劇慮在
朝夕又將管窺若干言條陳之伏望聖裁老臣之願無踰是矣一咸吉
道四鎮近處住坐野人依遼東東寧衛築半月城許令入屋施恩澤以
撫之彼亦有人心者豈無感恩圖報之理乎終爲我國之民不期然而
然矣一平安道慈城西海萬戶所東南西三面皆爲高山北面一路距江
彼賊若用小船忽渡江則人民無倉卒避亂之地池寧恠左右皆有曠土
長可六十餘里頗有可耕之地宜移西海萬戶營於此甚爲便益二江界
鄭夫人代三面皆險但一面受敵誠宜造築新城令松江旁近人民冬節
入保則侵於屯戍無遐地取糧之苦矣一理山入保民家或百餘里或九
十里徃來之弊不小宜審視山羊會羅下谷童遷央土伊通中等處爲

一所修義洞內外都乙漢等處爲一所中央可置小堡處更今訪問布
置以除冬節邑城入保之弊一義州地面清水等處是乃小朔州大朔
州及龜州安義定寧各路通行中央之地正爲松骨山以北遼東開原忽
刺溫等諸路輻輳之處而又巨鎮隔遠救援難及宜移定寧於此以爲
鎮戍之處若是則守禦省而爲利多矣一臣側聞平安道入居與久居
人民逃亡者頗多是必有其然誠可慮也宜更訪問以蕃其生一慶
尚全羅道諸島及串內依平安咸吉道例差千戶百戶又築海州城
以備防禦不使有倭人入侵之害人民深入串內農作往來之時賊
人尤可畏也亦令設小堡木柵使千戶百戶率領耕作亦爲便益一臣
嘗歷觀五道海邊各官皆負海之處今聞高興新鎮置於隔海之地三
十餘里脫有緩急人民被虜可慮宜更審視設於臨海要害之處以嚴
防守其珍島郡亦依此施行一野人與倭奴皆懷報復之心各道各處
城子不可不築然此輩既不爲火炮則雖瓮城敵臺可也瓮城之長不
下五六十尺但置於城門而已若敵臺則每三百尺置三敵臺厥數甚
多而况所築全用鍊石工役尤難宜皆除之速令畢築如是則民力可
省而事功易就矣沿海郡縣每有金城堂堂屹立則彼雖有報復之心

安能爲害乎下兵曹○上謂都承旨金墩曰近日中宮將幸溫井本邑入民必多受弊其令戶曹入給還上穀豆各一石八十以上老人蠲穀豆各一石所經道路傷損麥田亦令量宜償之○領中樞院事崔閔德繼毋卒賜米豆并三十石紙七十卷石灰六十石○初行隊長安成兩等上言曰去庚寅年擇各領隊長隊副壯勇者三百人稱爲防牌常習金鼓旗麾坐作進退之節與五音陣圖之法其後又加設一千二百人以習戰陣之事自戊戌年始役以營繕不習戰陣有乖當初設立之志訓練戰陣之法將爲廢絕如有邊警實爲無用自今常習戰陣用劍之勢以脩緩急其平壤咸興隊長隊副等步兵亦依此例常時練習下兵曹議之至是兵曹啓國初倣古制既設馬兵增設隊副隊長之數踰爲防牌訓習住隊進退之節與馬兵迭爲犄角摧鋒陷敵所係匪輕比來昇平日久營繕稍煩始役防牌其流之弊至今未革稍有營繕輒役之有違設立之意然國家營繕不可廢防牌之外更無可使之人九于營繕役以防牌猝革爲難然專役營繕而不習攻戰之備將來可慮自今除特旨外各司毋得擅啓役使永爲恒式又每年春秋二仲防牌役使一皆禁斷悉令聚會一依上言令訓練觀掌之習其金鼓旗麾坐作進退之節五音陣圖之法使知禦敵

之術以備不虞其下番防牌及外方營鎮屬步兵肄習之法亦依此例從之○甲辰親傳先農祭香祝○中宮幸忠清道溫水縣溫泉晉陽大君璪安平大君瑒同副承旨閔伸兵曹參判辛引孫正佐郎各一人甲士一百人扈從○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兵曹判書皇甫仁辭 上引見于內殿賜弓矢及彩段衣一領仁仍啓賫去事目一○公邊邑城各口子石堡木柵堅牢與否考察事一○公邊各口子烟臺晝望措置要害分揀增減事一○防戍之狀及軍數點檢事一○今春等公邊各官人口畢還本與否考察事一○公邊各官及口子火砲火藥看霍與否傳習人放火與否考察事一○咸吉道新設四邑入居人物流移與否推劾事一○自甲山至閭延自昌城至義州相距遙隔江邊置邑使否訪問親審事一○江界鄭夫人代理山俞欣里及小朔州等處築城便否親審事一○新入居人物不能完恤連結逃散後虛踈推劾不還本各官推劾事一○有所犯守令及萬戶千戶軍士二品以上啓聞施行三品以下直斷收贖答杖隨宜施行○乙巳受常祭○通事護軍金汗上言曰戊午年赴京臣父病死及回還至己未年命臣脫裘還仕膺筭今膺筭事訖父墳在忠清道清州請下去終制不允○兵曹據平安道敬差官朴根呈啓入居人宜量給元居人熟田元居人所耕

十結以上則抽給三結七八結以上則抽給二結五六結以上則抽給一結三四結以上則勿令抽給其元居人則聽其自願開墾陳地其入居之人起耕結數所在守令秋季報于監司監司檢覆其非己身向化而年七八十歲以上累代恒居者之子孫入居後逃亡謀避者并勒還曾定入居之處且理山江界閭延慈城碧潼昌城等各官入居逃亡者令合排察訪及館路察訪隨即推劾其見推人數每年轉報本曹本曹憑考施行丁巳戊午兩年之間入居之人有初年至于今逃避者數至六百四十五戶而所在各官守令專不用心任置深爲未便依己曾受教移文推劾抵罪從之○丙午幸東郊觀放鷹○丁未受常祭○初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上備邊之策曰臣於北方之事舉其大遺其小先其急後其緩故所有可行之事未遑上達今遭疾病不啓而死則臣罪固大力疾強記條具于後心昏氣弱未及纖悉儻蒙 睿聽雖死無憾不勝隕越之至一會寧北門管鑰尤不可不固往年水災其平地良田多被損毀又逋亡者獨多於諸鎮今臣之憂正在於此思所以救其弊固無他策本府圓山堡西北古山城之下有百家足耕陳地綠野嶺以南釜回還嶺之間平地與山麓亦有百家足耕之地慶源境壤廣

閩耕有餘地若割鍾城附近慶源之地入于鍾城次割會寧附近鍾城之地入于會寧則土地充足矣正軍逃者既非鬼蜮則必有所歸但推之不固耳况初自各官入居文籍明白乎其令各官刻期推刷或未見推者擇其族親隣里中家風有實者許令代入以充元額使之得耕上項土田則足以養生而軍額不縮矣又會寧正軍內無馬者五十八人慶興無馬者二十五人雖督令立馬財產不足立馬無由乞濟州刷出有各馬及本道各牧場國用不合馬并刷分給何如一臣於東良設鎮一事寤寐不忘常常問於熟知者及彼人往來者皆曰平地可耕處本來鮮少而往年多被水損旁多石山險阻可耕之地亦少允建邑置軍先講足食之道而後可舉誠若人言則徒擾彼人實不得遂何益於我是故不敢輕舉因循至今然人言難信須待親審定其可否一農桑生民衣食之源本道水田之利養蠶之功與他道無異雖沿邊新邑風氣不甚相殊其利亦然但土俗不好耳其勸課之法不可以常例同必別立勸賞而後可至興行漢制力田者與孝悌同科宋制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借種免租乞吉州以北守令能勸耕水田三百結以上植桑三千條以上而有實績者特加資級仍免本田租稅三年民戶能耕水

田十結以上植桑百條以上者復戶二年勸勵何如一北方風氣強勁俗習好勇不學經書罕知親上事長之意間有志於學者經書難得或有模寫者其功甚難乞諸道所刊經書多印廣布以勤教誨其有通經書十人以上其教官特加一資學生能通四書一經者京職士官中叙用勸勵何如一角弓比之於劍其用尤緊出處不可不慮本道北青以南造弓者鮮少端川以北稍多是故北青以北軍士皆持角弓而不良者不多洪原以南軍士所持率皆不良乞於咸興永興吉州鏡城四界首官置造弓所於所屬各官例收民間故失牛馬角筋堅緻造作只賣於軍士收其價利願修折弓者聽隨其所補多少亦收功利並資造弓之費永爲恒式則庶幾良弓多矣下兵曹與議政府議之僉議啓曰退設鍾城郡已曾定議但以民未阜盛未敢耳今遽割土地屬之未便待退設後更議施行入居逃亡人未推者擇其親戚隣里許令代入則南道各官鄉戶騷擾之弊無窮今本道監司具其入居後逃亡人口之數啓聞後更議施行會寧及慶興正軍無馬者濟州刷出有各馬及本道各牧場國用不合馬并刷分給事依上言施行東良設鎮須待親審定其可否事及吉州以北守令能勸耕水田三百結以上植桑三千條以

上而有實績者特加資級仍免本田租稅三年民戶能耕水田十結以上植桑百條以上者復戶二年勸勵等事亦依上言施行諸道所刊經書多印廣布勢難姑於各道所在冊板中勿論集註輯釋四書詩書各印一百八十件送于禮曹禮曹因本道因公上來人傳送又於咸興永興吉州鏡城四界首官置造弓所等事亦依上言施行其徵少修補勿取功利從之○持平宋翠啓前此本府如有風聞雖不直指其人然叢舉所犯者今特令直指其人若爾則犯罪者皆懷怨於本府請依舊例施行 上曰泛然舉劾不直指其人此皆庸劣儉人所爲非法之正也且有言責者義當彈糾則死且不避何憚後患乎結怨之言非言官所可道也○右正言鄭次恭於朔日朝參乃以公服著白靴爲憲司所劾左遷奉常注簿○初宗簿寺啓本寺職在糾察宗親故告身署經並皆署合請依他署合衙門例交代之際勿令解由下議政府議政府僉議啓告身署合乃擇用人才之法不關解由京外官解由載在六典其法茲重若以告身署合勿令解由解由之法陵夷交代解由請依他例施行從宗簿所啓○戊申御勤政殿受朝○己酉受常參○以李繼和爲司諫院右正言○庚戌受常參視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謹按家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方可成婚此朱文公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而言也後世貪鄙者不察婿婦之性行徒慕一時之富貴未免童幼爭先議昏其弊不可勝言是以漢王吉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宋司馬光曰世俗好於緦祿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先賢之訓如此而今之風俗尚有慕其富貴議昏太早至於高官有識者亦皆如此非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奉宗祀下以繼後世之道也自今三月初八月以後一依文公家禮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方許昏嫁其父母年過五十情願子女昏嫁者依本國預誓之例男女年十二以上乃許告官成婚其議昏者若依司馬家之法通書不數月成昏則資粧之備難以卒辦納采後母過期年其犯令者京中則司憲府漢城府外方則監司守令考察按律盜罪其冒年男女離異雖經赦宥亦皆離異以革積弊以正風俗從之○辛

亥辛東郊觀獵○慶尚道晉州人鄭現龍罵辱本邑守令全家黜鄉徒
諸咸吉道會寧鎮○壬子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平安道定州人孫貴生
女面時年十三歲其母得狂疾面時聞服生人之肉病愈遂斷手指和
酒以飲之其母病愈請旌門復戶從之○癸丑知中樞院事成達生上
疏曰臣去秋以黃海道都巡察使巡審公邊各官竊思備邊之策條列
于後伏望 上裁施行一伏審黃海道公邊防禦之狀海州之龍媒梁
兵船四艘康翎之茹乙浦瓮律之吾又浦殷粟之廣巖梁兵船皆六艘
長淵之阿郎浦豐川之許沙浦兵船皆五艘以此五六艘之兵船若遇
三四艘之賊船則足以臨機應變倘賊大舉入寇則自龍媒距廣巖梁
六百餘里各浦兵船相去遙隔萬戶等各在其所不知号令以所領數
小兵船豈敢敵大舉侵突之賊哉前此各浦萬戶等常置兵船於陸地
不習行船苟待考滿請自今嚴加考覈常習行船水戰之狀倭寇十艘
以下則令傍近各浦傳相通諭倚角擊之十五艘以上二十五六艘以
下之賊橫行於長山串以南則僉節制使及龍媒梁茹乙浦吾又浦萬
戶等隨其賊船所向領船追擊賊在長山串以北則僉節制使及阿郎
浦許沙浦廣巖梁萬戶等領兵追擊則公邊防禦不致疎虞若賊大舉

入寇則悉令徵聚一道兵船合擊何如一黃海道沿邊泊船之處非如江原之險阻脫有倭賊入寇中原道經本道侵掠可畏今不別置都節制使乃以觀察使兼之深入陸地置本營于海州本州距海百數十餘里乃以營屬軍馬及防牌守城軍並留守本營非徒有違設鎮備邊之意本道軍馬比之他道殘劣尤甚觀察使則巡行各官但使鎮撫留營專事月課不習戰陳由此營屬軍馬不知坐作進退之法名存實無誠爲未便竄津鎮城水門稍高西峯並入城內若遇巖石則避而不築且以城內地不平衍將移築此城臣竊意并入西峯於城內無害於事體但城內卑濕惟水門出處稍亞若開鑿水道內外皆深則城外水源不長入海甚近雖連日下雨其水隨即入海城內之水亦不得停留請勿移築此城以除其弊且此鎮三面據高山乃以倭賊初入之處置鎮於此然污濕狹隘鎮之東北纔十五餘里甚爲淺露非徒不宜置鎮其西丐乙浦松堂等處地廣人稠距邑六十餘里如有賊變救援無及海州之西有交井蘭川二村距本州百五十餘里與丐乙浦松堂連境若悉并合則地方五十餘里可置一邑鞍古介豆落山等地距本州亦百二十餘里人民往來本邑甚爲有弊請割鞍古介以內交井蘭川等地屬

瓮津擇豆落山隣近中央之處置營設都節制使悉以海州本營水陸之兵訓習戰陣嚴加檢點則軍數多而防禦有實矣一康翎鎮東南西三面濱海倭寇要害之處須於四面中央置邑若倭賊見形則四出應變乃及討捕且此鎮西距登山串七十餘里東南距各浦串或三十里或六十餘里道途遙隔倭賊突入則必不及救援亦於四面中央相地移置本邑又築城子以固邊圉一本道本不產竹旗竿箭幹並皆用木請令傍近忠清道產竹各官乃以旗竿箭竹送于都節制使節制使分諸各浦各官會計施行常加考察何如一本道各官邑城於內面不填土處頗多非惟城不堅牢城上狹窄守城爲難又於城門內左右無登城階砌守城人等倉卒之際登城亦難請於每一面四五處姑築土階待豐年亦於內面填土築之以便守禦一豐川城基危險又有井泉然城基占山嶺正中不與他城同又築以小石低微不完請巖石不能造築外並皆退築則四面危險可謂堅城矣一延安府西南雖濱於海距喬洞龍媒船軍防禦處不遠倭人無由入寇今將築邑城已定城基然山城危險內又廣濶南與官廨相連請停築邑城移國庫於山城下兵曹○東宮遣書筵官柳義孫問安于 中宮○乙卯親傳 齊陵望祭

香祝○上親行 捷元陵別祭王世子亞獻 上將還開慶寺僧百餘

人拱立道左賜米四十碩○丙辰親傳望祭香祝○上親行 獻陵別

祭王世子亞獻○丁巳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曾聞四鎮人物庶幾得

遂生理矣去己未年十一月十二日所啓事目只錄會寧正軍逃亡者

一百五十二人其餘率丁及三鎮逃亡軍民不曾并錄故更下傳旨并

推以聞今三月十四日馳啓云會寧率丁逃亡者六百二十六人慶源

五百八十五人鍾城二百五十五人慶興一百八十六人率丁逃亡者

既有戶首推之不難或有還來其數難定以此觀之前此沿邊各鎮不

用心考察故會寧一邑逃亡人數尚未能悉知所啓者但四分之一更

下傳旨然後乃始覺悟檢劾不無疑焉前者流移人物決罪還本事及

接納容匿人全家入居等事已曾啓聞立法矣其所指立法者何等人

乎且聞四鎮之民互相移徙果如所聞歟其考以聞且鏡城亦在深處

而其民未有遷徙獨四鎮之民如此數多流亡其故何哉無乃相繼逃

往彼土日減月損而官吏不及知之歟抑有續續被虜野人官吏雖知

而欲免罪責隱蔽不報歟不數年間一千六百五十餘人減損之故更

備細考覈啓達○李叔蕃死賜棺槨松脂絲七十卷○戊午御勤政殿

受朝○司諫院上疏曰進退士君子之大節苟患失之知進而不知退則大節已虧餘何足觀臣等謹按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本朝續禮典官至一品年七十以上關係國家輕重不得致仕應奉朝請者賜几杖然則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也昔周召二公身係天下安危周公猶有明農之請召公亦有告老之志漢疏廣疏受年老辭去于時公卿祖于都門外道路觀者嘆息泣下共言其賢後世又圖其迹照人耳目唐少尹楊巨源以年七十去歸其鄉時人羨之以此觀之位無高下告老致仕自古然矣方今士大夫年雖七十略無乞骸退休之志貪位慕祿傴僂就臧者頗多有之何其風節之若是其鄙而不知止也伏望能為國家有無特賜几杖外年當致仕者悉皆罷遣以遵邦典以礪風節不允○已未受常參○水原府使黃柔辭上引見曰守令之職撫民為先夫還上之法擬於古先帝王之道既散施於民而還收歛焉實有愧矣然一與之而不收歛焉將何以救荒但徵納之際過於鞭撻而刻迫則民不堪其苦至有縊死者特在守令之區處耳且勸課之道須當盡其人力予於後園耕一畝之田使盡人力雖值旱暵所出之穀無異於豐年汝徃懋哉柔啓曰小臣曾守數郡熟視

耕農之事早晚之穀若從次第耕種則耘耔有序而農事實矣 上曰
汝之言然○庚申視事諸臣纔坐定刑曹參判高若海避席低聲曰小
人者再殿上默然 上曰高聲言之若海曰小人以違 天顏欲啓
事而不能也 上曰無傷也第言之若海對曰小人忠誠不至不能回
天意前日請罷守令六期而未蒙俞允又請又未蒙允如此可言之
事臣若不言誰肯爲 殿下言之自立六期之法守令犯賊者多矣且
人臣六年于外不與朝啓常參臣子之心豈無鬱抑乎六期之法古人
雖已行之時與事殊三代損益皆因時得中伏望俯從臣請 上怒曰
臣子之於君父不敢妄言守令犯賊者誰歟玉音未訖若海敢言不已
上曰卿不細聽予言敢言之歟卿其諦聽經歷守令至於十數邑者
或有之矣古者人臣受命于外不避艱險有死無貳者豈皆非忠臣而
忘君上乎但權其輕重耳卿纔經一州其厭惡如此何歟若海對曰其
犯賊者臣不可指陳某某也今被憲司所劾贓物已見者二三人矣六
期之內豈無犯賊者乎守令不賢者久於其任則生民之受弊亦且不
少臣自少讀書之時欲遇聖明之主將行道於當世臣初請罷六期
殿下不允再請 殿下又不允臣實憾焉 殿下若非聖明臣何敢仕

于朝乎且臣豈肯矜功銜能敢冒陳一己之利害臣自擊其弊故敢言
耳臺諫宰輔皆在左右臣安敢以一己之私清濫陳於上前乎今不
惟不見反以臣爲非臣實缺望其言辭多不恭上曰予已知悉仍命
復坐諸臣啓事訖皆退上呼都承旨金墩使前墩伏於榻下上揮
內豎使退謂墩曰若海志大而行不掩少時以周公爲非聖人又謂文
公家禮可疑處多矣至今亦未解惑予薦於太宗自六品致位四品
其後予用之至于宰輔昔爲大司憲與掌令閔仲不相能俱見罷然其
時論者是閔仲矣予聞諸孝寧大君柳李聞等辭慶州也若海到孝寧
第曰若以予爲慶州則予當不辭然守令六期已苦矣三年則可也爲
人上者不可億詐然吏曹注擬慶州府尹時并擬若海予以爲若海自
外寄見代未久乃拜他人若海豈不聞之乎若海今日之言必預爲後
日之地也人臣固當不避險夷而若海厭憚守令多方以啓甚非人臣
事君之意也予欲劾之恐人不知予意乃以予爲厭諫也人臣固當極
諫期於必從三諫不聽則去古之義也予何憚人臣極諫也墩對曰若
海平日言則高矣但言與行違不爲士林推服昔爲觀察江原忠清也
常載妓自隨而上書欲革娼妓此言與行違之一事也他皆類此今日

若海言多無禮臣亦欲請其罪 上曰到孝寧家所言不可使聞於人
墩對曰誠如 上教吏曹并擬若海則若海豈不聞乎然此事波臆詐
置而不論可也宜劾其言辭不恭之罪 上曰汝將此意草傳旨令下
司憲府推劾 上又謂金墩曰前日所啓彌牌之法予必不行爾其知
之墩對曰若然則行隣保之法何如且吳致善守古阜郡上言請容匿
流移人者全家間延入居其法亦何如抑近年以來昇平已久生齒日
衆軍額不增是無他民多隱漏也請郡縣元屬戶二百戶加定軍一百
每郡縣以次加之漏戶畢見閑民皆就役矣 上曰流移禁防軍額增
益之策其擬議以啓○傳旨司憲府人臣之事君不避艱險有死無二
固其分也古人有願爲奔走王事而甘心瞑目者有願爲徃征不毛而
馬革裹死者是豈皆非盡忠之臣而忘於君門以處遠者乎且令甲所
以垂法後世也非有大弊人臣固當遵奉而行若懷一己之私即欲紛
更則其更也靡有紀極矣刑曹參判高若海願革守令六期之法再三
請啓於人臣固諫之意得矣然若海纔經一守令而厭惡久任曰守令
六期犯賊者多矣且六年不與朝啓常參人臣戀主之情鬱鬱矣若海
一經守令而其厭惡若是彼雖經守令至於十數者其肯懷如此之心

乎境內守令三百餘矣雖在京中豈皆與於朝啓常參者乎若海以不
與朝啓常參爲言其懷一己之私明矣守令之犯贓者亦豈皆不犯於
三平而必犯於六期乎何昔日三載之時亦有犯贓者乎六期之法載
在六典而當時大弊未生若海以己之私固欲紛更是豈不避死生
之義乎且啓事之時言辭無禮其推鞠以聞○辛酉受常參○司諫院
右獻納金吉通啓今使憲府劾若海言事無禮之罪太抵天威嚴重人
臣不敢輕易進言若罪若海則誰肯敢言况若海有懷必陳故殿下
嘗以忠直許之今請罷六期而極陳其弊雖言語失當願勿推問以廣
言路 上曰汝等之言善矣子亦非不商量也然若海一經守令而厭
惡久任啓達於予言辭甚爲無禮其劾之者非惡其直言也乃惡其無
禮也汝等未知予推劾之意○召司憲持年宋翠謂曰若海筮仕以後
一經守令而憚於久任三載六期之法未能酌其利害而徒以一身之
弊敢言予觀諸葛亮魏徵許衡皆爲明良相遇時主豈皆盡用其言守
令六期豈有大弊今若海所言非綱常所係而必以遭遇明君行道於世
言之其爲不恭無禮甚矣汝其知予傳教之意推劾以啓翠啓曰前承
傳旨推問若海若海言小臣至誠言事故不知言辭之至此若海言辭

無禮雖若可罪矣然古人之諫君也披露心腹期於必從則言或至於不順且入臣常懷數十言入陳君前則十忘七八今罪若海則後之進言者雖欲至誠極諫慮恐言辭之間或礙於不恭皆以言爲諱豈知若海無禮之實乎願假寬貸上曰若海厭惡六期忘其大義而徒以戀主思親爲辭垂泣敢陳豈君子正大之義乎若海軍有不便於已則必欲更改故執親之喪不依禮文服後欲改文公家禮而請於大臣今厭六期而欲復行三載之法予嘗謂若海行雖不中心實忠直故可以遇事不避艱險矣今乃若是其志不直也不可不懲汝等旣欲脫其罪何能從實推劾乎上遂御思政殿引見右承旨趙瑞康命往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第令擬議以啓即命收所下司憲府傳旨乃以此意更傳旨于吏曹遂罷若海職○傳旨工曹自今進上馬鞵則畫龍東宮馬鞵則畫麒麟○壬戌受常終○刑曹判書朴安臣工曹判書崔府俱以年過七十清致仕不允仍謂曰予非從其諫院之請也何辭職如此其大煩耶有今辭職者其勿啓○癸亥御勤政殿受朝○議政府啓曰勤勞王事臣子職分之當爲雖有安民定遠之功固無心於褒賞然賞罰人主之大權古昔聖帝明王亦未嘗偏廢其於行賞或以田民物貨或

以官爵惟其輕重大小一用權衡而已今有小功輒賜田民恐違權衡
今詳畿內各品科田元數不過六萬八千餘結而三功臣田外其他以
一時功勞賞賜之田大槩已至三千餘結其臧獲殆至五百并許子孫
相傳一時之功或輕或重無代無之自今至千萬世有功者必賞以畿
內有限之田與有限公賤必將難繼高麗五百年間有功賜田民者數
人亦未聞有傳于子孫者也且元從功臣回軍功臣皆自太祖潛跡
積年服事或一心擁戴或倡義回軍其功甚大非一時之功之比然其
賞賜田民皆止其身不許子孫相傳乞自今功勞重大時議翕然者方
許田民然亦止其身勿令世傳其他一時之功或官爵或廐馬錢帛隨
宜行賞從之○甲子受常參六曹判書以下皆不及遂停視事○僉知中
樞院事李藝啓宗彥七宗茂直所遣倭人等知其不許接納心懷憤怒
言頗不遜其心難測臣妄意若未遂所欲而還則輕生忘死之輩連結
群盜肆暴憑陵則非細故也且通信使回還已逼請遣使宗貞盛宗彥
七宗茂直等曉以本土倭人冒濫之狀開諭國家大義仍賜酒又許令
往來西餘鼠島從願捕魚以資其生則對馬倭人心悅誠服矣下禮曹
○乙丑受常參○命尚衣院造輅軒蓋使宰輔乘輅軒也○議政府

左察贊河演上言曰臣竊謂救荒之政成周都鄙委積之法爲上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之臨時濟謀移粟之策斯爲下矣先此壬寅癸卯年閒聽民移徙因以散而之四方又值丙辰年移粟賑給不足取法明矣蓋都鄙委積是爲良法然我國州府郡縣相望又何委積於其間哉勢不同也常平義倉大槩隨歲上中下之熟增減收斂而上下其價有便於民厥後隨罷隨復未有定制至宋仁宗時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觀穀貴賤官私出入增減其價隨以青苗之法立而不免於妨農害民歷代救荒之政互有得失我國家南北彼人之支待比舊倍之加以連年凶險是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矣義倉糴本不取於民而無弊補添之術夙夜深思圖報聖慮之萬一第以淺見薄識未達其要謹拾可行事目仰瀆 天聰伏望裁擇施行一軍資監全掌軍需而賑貸之事非其任也自今義倉之穀移置漢城府令其府郎廳五部官負主掌都城內及十里各戶貧富分揀以時欽散一黃海春秋上納和賣鹽限內未收各品科田之租江原咸吉道每年上納神稅布掌刑各司處決中外罪人收贖各司陳又可賣之物外方各處神堂退物及經師巫女稅各官貢炭不等方木等先上雜物陳省行廊雜稅

如司僕由谷馬逃逸馬繕工草亂等和賣之錢犯罪家產等及其他凡
不切國用雜物并屬義倉穀賤時易穀貴時易布錢隨宜取羨參酌出
納一還上受出人翌年還納時穀平一石豐年納則納剩五升中年則
納剩三升凶年則只納本數雖豐年素貧乏者及其年失農者依中年
凶年例分揀減取雖凶年素富饒者及其年失農者依豐年中年例分
揀收納若值飢年則大飢小飢分揀本數內減收一海澤之田所出倍
多然廣大悠遠之浦則一二日內必請數百人役使乃止水而防其饋
餉及酬功亦必用布貨數十匹米數十石乃能支供財力甚劇故雖饒
富家未得築之伏望限二三日役使船軍令民自願或斗數或至一石
量宜出米供給築之將各人所出米布多寡分給毋屬軍資及各位全
屬義倉其他或遠陳山野田或興水利作水田等允新墾之地亦屬義
倉一各浦兵船財力甚巨在先朽惡則放賣其間主掌者容私雖或可
用抑價而賣於是有禁賣之令今者年久則輒毀而板子之數會計施
行積朽水邊虛費財力已爲未便且水路商賈之徒因伐松之禁未得
造船公私漕轉之利隨以不周京師貧乏自今年限已過當毀之船毋
得破毀稱價放賣或修補給自願人每行收稅以補義倉一國家三面

濱海水族之美，越節興焉。上等魚箭一水所捕，或買木縣五百餘匹。富商大賈，或納燔瓦木，或冒稱平民，多般謀利，甚至爭訟國家，不足用民，不見利地之有寶，天之生財，豈爲無賴者之謀利乎？伏望諸道魚箭水梁悉屬義倉，遣爲公朝士謀及守令，與父母無弊可行之術。上中下等分揀施行，以爲賑貸之資。一全羅道公海之地，島嶼端近，多雜木又多，流移人物，鹽場排置，有可爲之勢。官鹽之利，先自全羅試之，可也。伏望可當處設三四所，分屬附近各官，推刷流移各色人物，定百戶色掌，又置場官燔鹽，納義倉，優價易穀，或聽民自願納穀，本官義倉受移文付場，給鹽亦遣朝士訪問便宜之策。一慶尚道左右道，鹽倉買布之鹽，其價大輕，故非七豪奸吏，不得交易。因無國家利民之本意，自今折價較常稍優，聽民納布於本官，受移文付場，給鹽以充定數。布貨數外之鹽，納義倉。一監司處決各官罪人收贖及營會計付雜物於無所產各官，隨宜分給補義倉。一京中各司貢物各年所用多少不同，近年無朝廷使臣支應，如義盈庫納油清蜜之類是也。令戶曹以每年計遺在之數，其加減之物，位田准減收穀，補義倉。一各官人吏兩班官奴婢常在官家操弄，守今年年數多受出，或多般用於非處，不即還納，希望限年蠲

免伏望上項各色人徃年受出之穀本人受不受勿論各於其數依數均徵永爲恒式以遏奸狡謀利之行一各官國庫義倉一處排置輕易出納或官家貧乏任意借用每致劣少誠爲未便今後義倉於官中近地別造趁時開閉歛散國庫毋得擅自開閉不得已支給時如京中請臺例必令首領官親監有故則差使負發遣議者必曰支給時則可也當收租時必請首領官及差使負則安得及期而收之是不然外倉收租之數其官守令預先收齊而別置至入庫時首領官除每石斗量以石大槩而入則雖數千石可以一朝而事畢庶無不勝繁劇之弊矣一各官守令或以如山場水利所產之物或以公反雜物隨宜無弊易穀補義倉或盡力務農使民無飢不至以國庫糶賑恤者褒賞陞資若因以作弊以希褒賞者惡在其爲民父母乎非但罷黜必加罪責一外方閑良品官有慈惠如朱文公社倉之事出私財立義倉賑貸里內飢民者超秩賞職其中有材幹者授以守令時行各品於農舍立義倉者亦然一戶曹雖錢穀主掌官庶務繁劇必不能全心考察乞如修城典船色設立色所他官及戶曹堂上郎廳實案交差使之全掌中外義倉或時裝遣于外歛散之狀及饑饉有無考察今始設立委任磨勘一兩宗

寺杜之數猥多無益於國家伏望京中禪教各寺開城府各道禪教各一寺平安咸吉道禪教中一寺此外革除其田屬義倉每一寺住持副住持立住持各一都事四各以職品差下則彼各得名分而亦不得爲隱密之行庶全其道矣一各官人吏之役非水陸軍官之比矣位田數多折受苦歇失宜伏望觀察使道爲頭營吏一人各官爲頭戶長一人各給五結餘田豐儲廣興倉稅位計定外并屬義倉下戶曹○丙寅受常參○議政府左贊成李孟昫上箋曰天地至仁曲成庶類蒲柳衰質願保餘齡茲陳肺肝敢乞骸骨伏念臣衣纓殘緒擣櫟下材誤蒙 聖上之睠憐得側群賢而冒進崇資厚祿叨承衛鶴之榮絲力薄才已止黔驢之技矧貳調鼎之職彌增覆餗之虞且齒髮之旣衰而疾疹之又劇精神愈耗步履尤艱重聽無異於許丞憎斷可吝善忘有同於華子不記後先尚何顏以防賢宜引年而謝事伏望擴兼容之量推博愛之仁憐臣欲投閑而養痾諒臣非矯情而辭寵俾解簪纓放還里閭臣謹當追孔戣二去之宜庶全晚節伸召虎萬年之祝少谷洪私不允○忠清道觀察使尹炯遣都事李繼賢啓曰 中宮幸溫井拔浴疾愈不勝欣抃 上曰本道自丙辰年凶荒之後民生艱苦然 中宮病證轉篤

慮有後悔遂有此行今卿等允事勉力措辦以至病愈予甚喜之議政
府及承政院亦皆詣闕陳賀○丁卯受常參○刑曹啓忠清道青陽縣
百姓崔小古未朴升通河莫同朴小古未盧小斤同等強盜殺人請皆
依律處斬從之○戊辰宗貞盛所遣多羅而羅等來獻土物仍求鑰器
○已巳受常參○初令派連宗室戚里者皆復其戶時咸吉道人誣稱
連派者頗多遣義禁府鎮撫成奉祖推辨真偽○禮曹致書于宗彥七
曰貴島諸官人允於遣人通信必受島主文引已曾立法今足下使送
人無島主文引有乖前約難以接待就中聞足下用度不足告稟堂上
即具轉啓茲將米豆各三十石付于回价惟照領○庚午受常參○持
平宋翠啓李世南居母喪奸娼妓恣行淫欲按律科罪定徒役于司律
院纔過大祥親自臂鷹獵于海豐罪干大愆今賜告若然則爲惡者何
所懲手請收還是命 上曰其子得疾瀕死是以賜告若事干死生則
雖奴主之間不可愬然也况其父子之情乎且其子在京中則子之賜
告何爲不可翠更啓曰徒役之人雖父母之病未得往見况子之病乎
臣以謂其子遠在他處則傳教然矣其子在京中則朝夕與居何必受
由然後乃救其病乎 上曰自今犯罪在徒流者父子若有疾病予欲悉

令相見矧世南之子適姻讓寧雖赦徒役未爲不可何以賜告爲言
予司諫院左獻納蔡知止亦來啓請上蒼如司憲府○議政府啓曰南
方之事不可不慮宜擇勇略兼備者以任南方而左道處置使李恪怯
而無謀今且箇滿請以前都節制使李澄石代之右道處置使既乏武勇
今且年老以前中樞院副使金孝誠代之左道都萬戶以大護軍郭雄
代之從之○義禁府啓木川縣監朴容盜本縣官物十五貫懷德縣監
朴恬盜本縣官物十貫請皆依律科罪刺字命皆免刺○辛未受常祭
○親傳朔祭香祝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八

世宗本紀卷八十八

○賤射擊者

傳計盜本銀官餘十貫射擊者奉條罪陳平命習及陳○李未受賞
外之於之○齊蔡初答木川銀提估客益本銀官餘十五貫射擊者
今是李未以前中跡則隔與金李端介之法並勝萬三以大銀軍
而獲難今且前前信以前階階階李登子外之古前前與則之有實
文之事不可不實也○李南古所法直直直直李李李
平后藥劑法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今昧其陰世南之子對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九

夏四月壬申朔議政府啟曰吏曹報今全州判官李好信曾為開城府都事義倉逋欠未畢徵納請迺差本職臣等竊念開城府職官載於京案受祿於京倉實與京官無異今拘於外官收舊遺新之法不給解由實為未便請依軍資監官吏例給其解由許令赴任從之○傳旨義禁府慶源府鎮撫金呂之深入虜地人口馬畜多為賊所殺掠備細推鞠以啟○慶尚道梁山人震死○癸酉受常參○命還給謨告身○以謨為瑞山君鄭麟趾刑曹參判任從善禮曹參議李李麟僉知敦寧府事韓承舜僉知中樞院事金中坤司諫院左司諫大夫權衡右獻納起復金孝誠為慶尚左道都安撫處置使李澄石慶尚右道都安撫處置使○甲戌受常參○賜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軺軒仍傳旨禮曹自今二品以上許令乘軺軒○乙亥受常參○全州判官李好信辭 上引見曰全羅道山水背注人心至險然不可以人心之險惡強加鞭扑也好信啟曰自丙辰以來比歲不登民生失業近者公邊築城之役無歲無之民未蘇復皆願息肩 上曰汝言雖是然以生道役之不可以民之困苦而廢之也○丙子受常參○咸吉道都節制使馳報兵曹曰去三月

初六日會寧府圓山場內失火延燒民家五十七戶壁城瓮城并七十
二間小童三人焚死遂傳旨都節制使狹隘柵裏失火延燒至五十七
戶意其人畜燒死者頗多備細推劾以聞○丁丑 王妃還自溫泉
王世子出迎于 獻陵洞口淑儀昭容及王世子嬪出迎于三田渡各
司一員迎于興仁門外自興仁門至光化門洞口屏門皆結綵工人奏
樂前導至壽進坊教坊獻歌謠奏伎引行沉香山 王妃駐輦觀之倡
伎前導歌舞至勤政殿庭士大夫婦女沿路左右結綵幕自興仁門至
光化門外觀者如堵墻其歌謠曰車如水馬如龍沐溫泉而旋返朝爲
雲暮爲雨下巫峽而逢迎茲深忭歡敢獻歌頌其辭曰解慍薰風細痊
痾暖溜清六龍回輦五雲程佳氣藹瑤京綺陌香塵靜珠樓瑞旭明蟠
挑薦壽幾番榮億載贊昇平○戊寅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于
承政院曰幹朶里護軍童者音波言於童倉允察等曰兵曹判書領兵
與觀察使都節制使將盡殺汝輩童倉懼與其麾下謀欲逃竄臣聞之
領兵到會寧以觀其變一日童者音波來謁於臣臣待以優禮有頃者
音波潛出馳馬經歸其家臣使童玉等追捕者音波仍搜其家其資產
皆已潛移他處只有一笥貯蒿草而已蓋欲與童倉等共謀逃去也翼

日夜童倉允察等率麾下舉家逃去問者音波何故造飾虛言使童倉等逃去乎不以實對拷掠幾百餘又不承乃加桎械繫獄者音波又逃去追獲其妻子資產使會寧節制使洪師錫鍾城節制使李仁和領兵於南羅耳等處要其歸路臨機追捕臣亦領兵倍道追之至阿赤郎耳大山下童倉等棄其資產馬畜皆逃遁山谷分兵跡之獲倉麾下男婦共二十七人并獲牛馬資產洪師錫李仁和等追至斜地上歧伊倉等家小皆逃匿山間虜壯者拒戰仁和等急擊虜力盡棄馬登山搜捕男婦共二十餘人盡獲資糧兵仗而還其逃去者不過三十餘戶餘皆依舊居住野人千戶童也叱大童劉稱等誠心嚮導及機捕獲其功不小請悉啓達遂傳旨咸吉道觀察使曰今授中樞院副使馬邊者前判內瞻寺事卞孝文事自以遣卿其聽孝文等言鄉與孝文等曲盡措置其所捕獲男女及留居各戶使其守令曲加撫恤毋令失所各安生業其事目一諭朶里逃亡幾戶留住幾戶卿與都節制使分揀以聞馬邊者則深入野人之城偵探事情且開諭撫綏之意一馬邊者卞孝文等謂翰朶里留住者曰自我 祖宗撫綏汝輩汝輩亦效順我國家今 殿下欽奉勅書繼述 祖宗推廣赤心撫恤汝等汝等信姦詐之徒妄語自生

疑貳悉皆逃散 殿下聞之以爲斡朶里不知子意逃竄失所亦可憐憫
深慮其餘留在者亦自驚惑或逃匿山谷不能安業遣臣布仁恤之意
使汝輩各安其業毋生疑貳之心汝等知悉 上意安居樂業以遂其
生一所獲斡朶里男女毋得混處其婦女亦毋令本國人犯之一所獲
男女給其衣食特加撫恤毋致飢餓一逃亡人所耕之田近於會寧城
而人力可及之處令本國人耕種以示還給之意其所獲妻子願耕其
田者聽其田距城遙遠人力所不及者謂留居人曰逃竄之人若又還
來則資糧出處爲難國家給其穀種則汝爭耕種以待還來備細勸誘
毋使陳荒一逃亡人牛馬資產毋令損毀以待還來之日一馬邊者幸
若見兀良哈則謂曰斡朶里童倉等聞其妄語自生疑貳悉皆逃竄
殿下遣臣等廣布懷綏之意於留居人等故臣等到此一馬邊者問嚮
導野人於都節制使其人若果有功則謂其人曰我 殿下聞汝等盡
心嚮導深嘉乃功諄諄開諭一斡朶里有搖動之心久矣今果逃竄若
曲加撫綏則悉知國家仁恤之意矣觀察使與都節制使同議撫綏之
策以啓○乙卯 上爲 王妃宴于康寧殿○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全羅道泰仁縣人朴由義其父病劇嘗糞侍疾不懈及父歿擔土成墳

廬墓三年日夜泣血請旌門復尸仍拜官職從之○庚辰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奉書于承政院曰幹朶里指揮童亡來告於會寧僉節制使裴惠曰童倉老古赤等馬畜資產悉見奪只著一破衣往托於兀良哈都乙溫曰吾輩之來非欲背叛朝鮮信聽童者音波妄語驚惑至此欲還進都節制使前備陳事由依舊居生使指揮申貴傳諭於我故來告耳指揮阿下里童所老加茂亦以此來告於惠阿下里且曰予欲親往觀都乙溫部落率童倉以來○辛巳御勤政殿受誕日賀禮○上曰中宮曾患風疾自浴溫泉以後前疾永痊是乃沐浴之效亦是醫負醫女藥餌之功遂賜大護軍楊弘遂判典醫監事盧重禮內廐馬各一匹醫女召非米六石○壬午御勤政殿受朝○以朴去非爲中樞院副使柳漢慶昌府尹鄭宗誠吏曹參議李承孫僉知中樞院事兼知兵曹事卞孝文成勝並僉知中樞院事趙瑞安司憲執義南簡知司諫院事姜碩德兼知刑曹事○癸未大君諸君以王妃還自溫泉進豐呈于康寧殿○甲申召司憲掌令禹孝剛謂曰受朝時東班宰輔則皆鞠躬趨進西班則直身出入近於無禮爾憲司常加糾察○乙酉受常參○親傳望祭香祝○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燾所祠堂在於閭閻不繫之地有

乘敬神之意請移設訓練觀東北空地從之○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奉書承政院曰古人云兵不在多貴乎精我國家精卒莫如甲士若得甲士六百以上則可以禦敵矣臣等會將此意請增其數未蒙俞允今承兵曹之牒私白喜幸本道正軍閑良人善於射御者倍於他道本道人中春秋試者頗多請於六番各填差百人如或不敷姑待後試以補其數毋以他道人間之無事則番休有事則合番以六百精銳之兵赴征則何往不利又奉書曰叅考四鎮收稅之數與夫一年經費所出倍於所入邊方糧餉漸至於不足不可不慮前日臣等將此意各鎮軍官請依老節制使例會寧慶源鍾城軍官各十人慶興七人各堡萬戶三人判官本無從人勿論叅上叅外各一詳定永爲恒式厥後邊將不遵此法軍官之數多至於數十兼判官軍官亦多糜費倍舊尤爲可慮請會寧慶源鏡城節制使依舊例十人兼判官依各堡例各三人從人依舊例勿論叅上叅外各一人都節制使都鎮撫軍官亦依舊例三人其餘皆革之並下兵曹○丙申傳旨禮曹大小人負遭父母喪者禫祭之前公然肅拜於義未便自令雖過大祥未行禫祭毋得肅拜心喪二年者亦依此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自大君以下至于叅外之妻官制已備

獨宗室之女只稱郡主縣主固無差等之別謹稽漢制皇女稱縣主諸女稱鄉亭翁主唐制太子女爲郡主親王女爲縣主今依古制正宮之女稱公主嬪媵宮人之女世子之女稱郡主世子宫人之女及大君正室之女稱縣主諸君正室之女及大君之子之女稱鄉主其餘宗室之女並稱亭主國家有莊所部曲之號以莊所部曲稱亭 從之○承政院啓京中時散二品以上若有疾病使醫負診候濟生典醫惠民局典賣所無之藥則隨宜賜之三品以下告於禮曹亦令所屬醫負診候救療已曾傳教近來大小得疾之人皆告於本院不論職品高下藥材貴賤藥則本院下牒典醫監給之貴藥則啓達以給有違傳旨本意且時散宰樞及宗親其數既多不可希望內賜若差病爲限賜給則其弊無窮自今特旨外二品以上及宗親病藥依前項教旨濟生典醫惠民局典賣所無死生關係未得私備之藥臨時啓達量數給之三品以下病藥亦依傳旨申明舉行 從之○傳旨禮曹今年將有旱徵祈雨之方擬議以聞自三月至是月連月旱曠麩麥不實播種失時矣○新作尚瑞司春秋館于禁內 上觀之曰與長廡相近若有火災則延燒可畏備火之策其令提調同議以聞○丁亥御勤政殿受朝○持平宋翠啓

慶尚道奴婢推刷敬差官盧浩全羅道敬差官李補丁等爲敬差時多
行不義無所忌憚前日本府請劾其罪以徵後來上傳教曰此訟
者欲害決訟官吏告舉他事也不可以此而覈之臣等反復思之本府
雖事涉風聞皆得舉覈此雖訟者所訴而事狀明白其罪不細若不究
治後來何懲上曰予非以補丁等爲無罪也但以告舉他事而推覈
官吏則訟者一有不協爭相告訐風俗薄惡實基於此此予所以不令
推覈也○戊子受常絲○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今
伏覩內傳 聖裁三策正合臣心臣旣並絕其歸路奪其牛馬糧餉使不
得行又令兀良哈等守之披露赤心賜以溫言招安慰撫以察其情狀
如或不返者與兀良哈之誠心附我者同謀密遣兵因夜掩襲臣已定
計矣○大君諸君射候于古文昭殿洞宗簿寺遣吏偵候密記姓名以
來吏直入問名大君惡其無禮具辭以聞上召宗簿直長文松子究
問其由松子啓末生終生隆生等宗學往來外其餘出入一皆禁絀已
有傳旨臣等遣吏偵候者爲此三人來參與否也其無禮之事實書吏之罪
也下承政院取招以聞○己丑議政府啓今當農月久旱不雨愚民縱酒
無忌或醉倒街衢或歌舞閭閻糜費不貲請自今禁酒以謹天戒召司

憲府其考禁酒舊例以聞憲府啓近來歲比不登今年又當農月雨澤愆期將來可慮無識之徒糜費酒食實爲未便大小祭享及各殿各宮進上朝廷使臣鄰國使客支持外京外用酒一禁從之但其情狀最輕者及情可矜者其勿抵罪○傳旨刑曹今當農月雨澤愆期慮有滯獄或致愁怨雨澤浹洽之間常赦所不原外一應雜犯徒以下囚人及證佐人與夫連累致罪徒以下囚人並皆保放推鞠○議政府據禮曹呈啟今當農事方興雨澤愆期將來可慮依古制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骨從之○庚寅受常祭○辛卯受常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馳啓曰都乙溫來告於鍾城僉節制使李仁和曰前日都節制使令曰童倉等與李滿住同謀欲徙居婆猪江故常加憐恤使之安業若欲徙居無他歸路必經汝等所居汝等須要把截勒留急來告我今童倉等逃來謂予曰吾等逃來時爲朝鮮所逐牛馬財產悉皆見奪僅以身免若追殺我輩並不得脫幸得不死以來我等答曰汝等若或以他路逃去而我專不知則雖不拘執罪不在我矣汝等經由我居處我不拘執則汝等逃遁遠處各安其生我等代汝受其罪責遂拘執勒留不聽其去且童倉等雖心欲逃歸

李滿住所居然其勢既弱來附於我亦畏兀狄哈虜掠又乏資財將至
餓死懇請於我曰親達於都節制使更招還本處又前此與童倉等雜
處女真二十餘人亦乘隙逃去吾等亦皆拘執分處各戶守之凡察等
更請還給吾等答曰汝若帶領此輩將爲李滿住助援故不能給也仍
謂仁和曰我若實放此輩聽其逃去則後日我罪不小略無放遣之理
○癸巳受常察視事 上曰今童倉等逃遁山谷不安其居撫綏制禦
之策何以處之若禁其出入繩之以法則必致怨恨若任其往來則必
有逃匿之弊或曰移置酋長及妻子於慶源絕其往來或曰授子弟官
爵往來京中以爲之質若之何則得安其居永絕逃叛之心撫禦之策
擬議以啓○上謂戶曹判書金孟誠曰古人曰生財有數不可妄費劉
晏曰成大事者不拘小費以此論之不可妄費亦不可吝惜今國家調
度慮或有濫費其擇詳明官吏詳定各司經費式例以聞遂置式例色
○甲午受常察○祈雨于北郊○上曰旱曠太甚將來可慮予欲減膳
左承旨成念祖啓曰今年之旱不至太甚禾穀亦未枯槁請停減膳
上曰徐觀天氣乃減膳矣○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奉書承政院曰
伏覩內降事目一款撫綏幹采里之策同議以啓臣等切意今降事目

曲盡無遺但饋餉贈給稍加於前以示特加撫綏之意若過於卑屈則
彼益驕肆汲汲施恩則反懷疑懼因時觀勢不失於厚亦不失於薄為
便○刑曹啓忠清道保寧囚強盜河莫向小斤同朴小古未等律該處
斬黃海道江陰囚良女寶全與奸夫羅貴奉謀殺其夫寶全律該凌遲處
死貴奉處斬皆從之○乙未受常參○傳旨承政院興天寺 祖宗
所創也累經年紀多有北毀予命重修今者工已告訖其化主僧洪照
等欲於夏月為設慶讚請之不已予惟興天既 祖宗之所創則慶讚
之辦亦不可專委於僧而視之愬然也徃在 祖宗之時亦行此事今
乃何委諸僧而不之顧乎將官給米布補其不足耶抑亦國家專辦其事
不籍於僧乎爾等審議以聞左承旨成念祖同副承旨閔伸等啓國家
既為之重創則慶讚之事不可愬然其所需之物令該司酌量支給仍
命僧徒毋令大辦務從儉約何如右承旨趙瑞康左副承旨李世衡等
心知其不可亦從念祖之議以聞 上曰爾等之言是也宦官崔瀝自
造成時監掌其事今慶讚之事亦令掌之爾等知悉瑞康等出納率多
諂諛逢迎略不諫止以成君上崇佛之舉○議政府據漢城府呈啓今
當農月雨澤愆期民生可慮侵損於人及官吏虧欠物色外公私負債

待秋成追徵從之○判中樞院事李順蒙獵于講武場司憲府推劾請
抵罪上特宥之順蒙性本狂悖多行不法屢被憲劾以功臣之後
上常優容之○行昭格殿祈雨醮禮○丙申以旱輟酒○傳旨開城府
留守本府刊板東國文鑑銀臺集儀禮御製大平集新千集三禮疏孟
子疏論語等各模印一二件以進○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
童倉凡察等近年每懷移徙之心邊將屢陳制治之策然本人等雖內
懷姦詐既授首於我密居會寧城底叛狀未著而遽然下手則同類諸
種必生反側之心况朝廷已降勅旨撫綏安業尤不可輕易下手也今
者本人等只聽童倉者音波無根之說擅輒逃去非我國撫綏乖方是自
作之孽也今乘有釁舉義治罪彼必自服其辜而諸種野人目見逃叛
之狀豈有浮動之心乎雖朝廷聞之亦無異議矣然待夷之道信義爲
重莫若招來復業使之依舊安業也童倉等倉卒逃走故未及盡率管
下之人留者亦多且我國兵馬追及歸路盡奪所持資產頭匹本人生
理窮迫依附都乙溫雖言欲還之意其誠心與否實未可知也其終還業
與否亦未可必也倘若還業則其措置之方不可不預先布置也議者
曰本人等雖還本業若無禁防則其逃出之心烏能沮遏哉當其回還

之後將童倉九察等居首人及管下用事人等全家移入內地給良田
俾厚生業使之略率伴人往來管下居處漁獵自若則彼將有安業之
理矣雖有反側之心焉能棄其妻子而挺身逃去哉此羈縻之良策也
或曰議者之說雖若得矣然幹朶里等有移徙之心無他久聞內地居
生向化人等賦役之苦恐其我等亦將爲本國之民如此役使也今若
還業之約依議者之說移入內地則非唯管下人等有疑貳之計近處
諸種亦有難保之心矣乞倣古者質子之法童倉九察及居首用事人
等子弟刷送京中俟他向化子弟例除授官職仍令娶妻安心侍衛使
之迭相往來覲親則彼自有永久按堵之心而管下及諸種野人亦無
携貳浮動之心矣此最羈縻之上策予亦以爲或者之說似乎近理本
人等倘若回還則邊將當諭之曰汝等爰自祖父居於境內効力於我
而本國待之以誠己有年矣况近者朝廷明降勅旨令汝等仍居本國
後門安生樂業今亦勅諭本國撫安之也本國體朝廷勅諭之意念汝
祖効力之誠尤加撫綏曲施恩惠汝今不顧本國撫綏之誠信聽儉小
不根之說妄生疑貳携其家小輒自逃出非唯負國家實違勅旨事理
固當舉法治罪汝之自取何怨之有然我國憐憫汝等還業之情置而

不論俾令安業我國之恩不啻萬萬也汝等當以子弟入送京中從仕
侍衛時時往來相見父母族親永享生生之樂實爲汝等之幸也則我
國尤見汝等之誠矣如此開說刷送子弟何如也若不從命則強使爲
之亦可且將此事意備載教書下送邊將當頒示教書開說辭緣後刷
送子弟亦何如也卿其更加商確曲盡布置以啓如或別有他策則并
錄以聞又居首用事人須令使子弟爲質者幾人乎并以聞右重倉等
其終還事與否固未可必也然乃於回還之後措置之方千里遠路往
來議定必致遲緩先將事件備書還送亦宜知悉○丁酉傳旨工曹今
當農月雨澤愆期將來可慮公私營繕一皆停罷然興天寺舍利閣畫
工二十餘人圖畫釋伽像丹雘棟宇及鍾樓之役則猶不輟○領
議政黃喜使舍人李宜洽啓曰 殿下憂旱祈禱山川保放囚人至於
減膳其謹天戒而恐懼之者至矣而猶未得雨臣以謂赦宥雖小人之
幸而君子之不幸然其傷和召災實由於刑獄失中寃抑莫伸且一人
繫獄舉家廢業今當農月弊尤不貲願赦境內徒以下罪人以召和氣
以弭天變 上曰自予即位以來二十有二年矣旱魃爲災無歲無之
欲弭天災每降恩宥至於爵其老人官其仕滿吏胥然而一未得天應

意者赦宥無益於救災乎且予聞之間有僥倖之徒欲免刑憲則必曰天何不旱未得官爵則必曰天何不旱以此觀之赦宥本欲弭災而反使人願為旱乾有乖於弭災之道也然赦宥人人所喜若不得已則杖罪以下何如仍令宜洽議諸政府以啓僉曰上教甚可遂傳旨刑曹今當農月雨澤愆期慮有刑罰不中寬抑莫伸今四月二十六日以前杖罪以下已決正未決正並皆原免其已會徒役者亦皆放遣○慶尚左道處置使金孝誠上言臣伏蒙 聖恩起復臣為慶尚左道處置使竊念事君之忠事親之孝臣子大節不可偏廢臣曾失嚴父獨有慈母中外仕官屢曠定省未報劬勞之恩遽延家禍痛深怙恃責切伊蒿冀終三年之喪小伸終天之痛特蒙寵恩踰越涯分然葬事甫終墳土未乾不忍忘哀冒榮以負子職伏望 殿下恢擴大度俯察微情收還起復之命俾終祥禫之制不允○行祈雨太一醮禮○行蜥場表巫僧徒祈雨○丁酉親傳社稷祈雨祭香祝○傳旨刑曹中外犯罪收贖者今當農月不能收納以至一族並被徵督實為未便今四月二十七日以前犯罪收贖者待秋成追徵○右議政申槩上言臣手足骨節疼痛屈伸難澁已為累年多万療治未得痊愈且以驚鈍撲陋認蒙恩私忝

居宰輔齷齪無狀雖欲竭忠盡瘁未有涓埃之補尸素已久豈乖物望
大抵兩賜不若專是輔相非才今致旱乾咎實在臣日夜愧懼罔知所
措又年齒衰邁如得優閑以養殘軀庶可少延永荷 聖恩請免臣職
不允○傳旨禮曹今當農事方殷兩澤愆期慮有關政以致災咎其令
時散各品凡有可言者悉陳無隱後左承旨成念祖右承旨趙瑞康等
閱其所上封事若有可行之事輒以朱抹之 上可其七條下議政府
擬議以聞皆煩碎小事也○馬邊者卞孝文等奉書承政院曰童倉廩
下人相繼復還舊居欲爲耕田之計都節制使給其種糧前所奪人畜
資產並皆還給其彼此來往招諭有功者及遺失衣服者乃以都節制
使營所貯青木綿隨宜給之倘有不敷則深爲可慮請青木綿二十餘
匹加送何如遂傳旨馬邊者等曰幹采里等胥動浮言自生疑貳逃竄
山谷資產頭畜悉皆被奪生理窮迫不得已復還故居國家不惟待以
不死而慰諭安集亦已足矣前日下去時事目內野人衣服支給事則
幹采里等遺失衣服有赤脫之人則隨宜周給可也豈可以輸京中絲
布賞給也哉與都節制使同議隨宜斟酌施行○刑曹啓再犯竊盜
勿論良賤假屬官奴以懲其惡已曾立法例論杖罪以下放赦未便請依

後以上例論決從之○已亥親傳 桓王忌晨祭香祝○咸吉道都節制使進事目一都指揮同知浪甫乙看遣子伊所應及從弟老化老等來言曰予即欲進謁然拘留童倉等慮其逃歸欲携童倉等謁見又慮節制使拘執童倉等若勿拘執則率童倉等以進臣遣人開諭撫綏之意童倉等自知勢窮托於都乙温甫乙看等復還之意益切于懷一兀良哈遠近散處男女等皆來謁見略不動搖斡朶里復還人等亦皆連連來謁一與馬邊者卞孝文等同議分遣兀良哈都乙温及斡朶里馬子和亡乃招安兀察童倉等馬邊者卞孝文等在會寧待候臣駐兵鍾城以觀其變一浪甫乙看又使人謂曰童者音波之母是予族也若保授者音波之母及妻子於我則其餘浮動者亦皆復還臣荅曰待見汝面議區處若依今四月十四日內傳廣諭捉來者重賞之意則非惟者音波永逃不親其餘浮動者聞之則亦且疑貳矣待汝安靜徐觀其勢一依內傳施行何如一指揮馬仇要音波來言吾於今四月道遇童倉童倉謂我曰我則軍士追逐故心懷疑懼不得進謁兀察則不然先遣阿下大謁見然後予亦進謁爲計欲與兀察論議此事徃兀察所亦謂老古赤曰汝亦進謁勢難則請率浪甫乙看以速進謁可也○祈雨于

社稷○平安道觀察使奉書承政院曰今四月二十三日兀良哈二百餘人入寇趙明干口子擄掠農民七人馬三十二匹牛五頭渡江而去萬戶崔俊追斬一級獲馬一匹○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閱卿前後事目都乙溫輸誠國家其情可賞初童倉等逃去時都乙溫預知其謀以待事變及本國之兵追捕盡奪資產頭匹後倉等謀欲逃匿過都乙溫被拘執于倉等事窘勢迫往托都乙溫因而執之乎允察請還所拘執女真二十餘戶都乙溫不許其事信乎浪甫乙耆使子弟來言子欲謁見但慮童倉等逃去未得親進良甫乙耆看拘留倉等事狀及前項數事脩細聞見啓達○庠子親傳風雲雷雨祈雨祭香祝○傳旨戶曹今當早乾慮有飢饉之憂各同官吏點心減省舊例參考以聞○辛丑親傳朔祭香祝○祈雨于風雲雷雨三角漢江木覓○禮曹判書閔義生啓旱氣太甚今番上侍衛牌悉皆放遣何如上從之仍謂承政院曰窮困之民誠爲可慮各口自隸杖首所由亦皆定限放遣何如右承旨趙瑞康啓今若悉皆放遣則不足於使喚且分辨失農郡邑爲難請待秋放遣從之○禮曹致書對馬州太守宗貞盛曰島貴諸官人使送船隻於乃而富山鹽浦等三處均分出送已曾定約近者前所送人等皆於

富山浦到泊緣此富山浦不無煩擾甚爲未便自今一依前約三浦分
到若於富山浦如前疊到不許接待○馬邊者卞孝文等奉書承政院
曰幹采里等皆言吾等逃去非聽童者音波之言而然也聞都節制使
將殺我輩我輩疑懼而逃又者音波自見謂曰吾略無與童倉說妄言
使之逃去也臣等放遣童者波音妻子又責保者音波都節制使金宗
瑞又奉書承政院曰童者音波旣受本國之職非他野人之比若以招
撫之人不置於法則後日造言生事者無以懲戒矣請逮捕童者音波
及妻子于京按問其罪依律痛懲遂傳旨馬邊者卞孝文曰卿等下去
時命允事與都節制使同議施行今都節制使則請依律痛懲者音波
卿等保放者音波各異區處自今允事與都節制使同議施行○五月
壬寅朔親祭 文昭殿王世子亞獻○判中樞院事安純上言臣猥以
庸資幸遇 聖明誤蒙 睿眷位至崇品寵榮踰分粉糜難酬庶竭鴛
銚恩効涓埃臣之願也只緣臣本多病年又七十筋骸衰憊衆疾交攻
心神昏耗近加風證行步益蹇坐卧未穩一二月內勢難平復况臣不
供職事病卧于牀于今三朔深欲就閑或湯藥或針灸隨宜調攝以保
餘齡臣之至情伏望 聖上憐臣衰病諒臣悃幅許免職事俯從情願

下吏曹○藝文直提學南簡上言今除臣知司諫院事臣患寒熱往來之疾日益深重不勝從仕藥力無効病證彌甚固知所措請免臣職不允○平安道都節制使獻趙明干斬獲賊首一級并所獲馬一匹○馬邊音卞孝文等奉書承政院曰臣等道遇凡察童倉於遠甫乙下地面開諭傳教事意童倉謂臣等曰後當更來遂還凡察則率麾下七十餘人與臣等偕到會寧臣等待之甚厚凡察將還謂臣等曰 殿下遣使慰撫欣喜無涯吾亦來秋入朝姑先遣吾子與大人偕進以展謝禮凡察等來謂會寧節制使則神心甚安若於都節制使畏懼不敢來謁○以旱巷市○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趙明干夷虜入寇要害之處今當早贖江水甚淺農民布野賊虜入寇尤為可慮固當謹烽火遠任候常如見敵以備不虞可也今虜騎突入殺掠人畜則其萬戶崔俊備禦疎虞考察陵夷可知矣請依舊例遣本曹郎廳驗問人畜被擄防戍應敵之狀其士卒有功者錄其等第以聞從之遂遣兵曹佐郎金光粹按劾其狀仍傳教光粹曰閻延趙明干比他口子元居民戶猥多其所耕田亦且不少故設置木柵防禦已有年矣前日崔閻德議趙明干口子斗入江隈救援路遠賊人侵掠不可不慮請令退設以政府不可

而止李蕝依閏德之議亦欲退設議諸大臣或曰可也或曰當初閏德欲移閭延邑城於趙明干則其爲要害之地明矣不可退設予亦以爲不可退縮既令築堡又差萬戶加定軍馬一百五十名刷入人民五十戶以實防禦又置烟臺造小船以至放砲報變之法農民避賊之節無不備慮曲盡措置蕝於年前到京親啓云趙明干石堡距邑城不遠且軍馬不足所居人民依前邑城入保便益予親教曰每處口子皆加兵力則難矣以國家惟一趙明干口子加兵力是不難矣况其他江邊或一二戶或二三戶居民縮入可也上項口子則居民之數不少不可縮入其防禦之策更加布置蕝應諾而去趙明干數被兵患既如彼蕝之親聽予言又如此且咸吉道飛報聲息相繼不絕今當以旱不雨水淺異於平日蕝當留心布置使兵力倍益於前日可也入居以來民數倍於前日而崔俊之戰卒反不及於前日申貴之所掌又放砲起火皆不舉行則親教之意安在哉以此觀之蕝之不用心設備明矣○咸吉道觀察使馳報與曹曰賊騎步并三十餘人突入茂山射守禦人守禦者皆奔竄掠馬七匹射殺軍人金拈生而去萬戶金允富即分兵追逐賊已遁不及而還今當賊虜浮動之時乃於要害之處防禦疎虞以致賊

變其萬戶入孟允富及會寧官吏等令富居縣監推鞠○癸卯親傳
宗廟祈雨香祝○持平宋翠啓護軍朴中畜戍于平安道其妻閔氏乃
元敬王后之族姪也閔攜幼女寄于京家其臧獲皆逃匿閔親操井臼
艱苦莫甚歲已未中畜以防戍之勞拜護軍受祿俸不與其妻斗升之
米欲贈妓妾盡買衣服還戍于邊妻不勝飢餓盡買財產僅能自給誠
可憐憫乞令召還中畜以養妻子 上即令其道督還中畜仍賜閔氏
米醬魚肉等物○甲辰右贊成成抑以病上書辭職許之以河演爲右
贊成安純判中樞院事仍令致仕吳陞判中樞院事崔府議政府左參
贊鄭麟趾刑曹判書權專工曹判書成抑判中樞院事李季隣刑曹參
判李致僉知敦寧府事閔厚生司憲掌令○吏曹判書許誠上言臣本
以淺薄獲蒙 聖恩歷仕華要官至二品寵榮踰涯心切惶兢吏曹天
官也爲任最重備負濫居二十餘月以臣庸劣位任難堪又臣有宿疾
請免臣職不允○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今聞其界久旱不雨
會寧等處民生艱苦適值斡朶里浮動未盡還業且深處野人作賊聲
息連報不絕予甚慮焉新穀成熟之前居民可能免飢乎賊人出來果在
何時出來則其數幾何我國防禦軍數亦幾許防禦之策何以布置卿

其詳問審度備細啓達賑民之方禦賊之策晝夜深念曲盡布置俾無失誤以副予心○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九察童倉等皆逃遁極邊竄匿山谷不欲復還都乙溫甫乙看請之甚懇然後留妻子於山間來見馬邊者卞孝文並皆即還其餘斡朶里等皆潛徙伐引阿赤郎耳東良北等處蔽匿山林其本家所莊米穀冒夜潛隱賫去時未復還其心難測故會寧茂山豐山密增軍馬嚴加備禦自鍾城至慶源其間入寇可疑之處潛遣兵把截已曾措置預防今於鍾城者乙未下賊四五人白書入寇劫農民掠馬四匹又入鍾城細谷場竊牛馬各一又寇慶源手溫旁边劫奪馬二匹而去即遣兵迹之皆是伐引等處移接斡朶里與兀良哈等所爲也並皆徵還今虜再寇茂山堡臣竊料斡朶里等勢窮力竭外若順服內懷異志今欲令歸順屈意招安至於姦惡已著并放者育波臣心深以爲未便然馬邊者卞孝文等獨在會寧措置施行臣未知其詳大槩以已往之勢觀之則將來竊發之計逃叛之心未可測也臣一以招撫一以整兵備禦以觀其勢○乙巳親傳端午祭香祝及雪祀祈兩祭香祝○行畫龍祈雨祭○司諫院上疏曰竊聞釋教誕妄聖道之根莠國家之蠱賊所當并去而不容也恭

惟 聖上以天縱之資精一之學洞見其非而無疑也曩以舍利閣爲祖宗所創不可忍視其傾圮而新之其持臺諫連章諫止未得蒙允不能無憾焉今其閣已成而無復有事矣豈意更加丹雘飾以金銀乎臣等伏聞又有慶讚之命不勝駭愕旣曰慶讚則尊崇佛氏之意也以聖明之世而有崇佛之名不可聞於當時不可傳於後世也其端一開則小民之趨向何以禁遏後世之則効何以隄防哉况近年以來連歲凶歉國用不裕今當農月久旱不雨豐稔之期尚未可知 聖上憂懼宥罪求言省減用度停罷工役凡所以謹天恤民之事靡所不至何獨於無益之事不惜其財而必行慶讚乎伏望 聖上亟收是命以光盛朝之治以全閭閻之慮 上曰不創佛寺則已旣已創新則慶讚何可廢也且慶讚非欲即行於今日特將爲之耳此則爾等誤聞也右獻納權衡啓徃在重創之時殿下托以 祖宗所創故臺諫之請雖切而不能止也今則寺已成矣復何爲哉 殿下今欲爲慶讚是啓後世惑佛之端也臣愚以爲或速或遲慶讚決不可也 上曰予以興天爲祖宗所創之虛器則重新之後雖不慶讚可也旣以爲 祖宗所建而重修之矣而不行慶讚則是猶作主而不祭也豈宜廢慶讚哉衡啓

殿下灼知佛氏之誕妄臣等之所共知也慶讚一事雖若無累於
聖德而後世之尊崇愚民之趨向莫不自此始也願勿以一時小事而
忽之也 上曰爾等之志予已知之矣○傳旨禮曹今當盛農之月累
旬不雨民生可慮各道進上物膳措辦之弊不小 文昭殿外各殿各
宮望前後進上一皆停齋○丙午以旱雩○行東方青龍祈雨祭○丁
未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今年深處兀秋谷出來聲息連報
不已正當多方設備日加戒嚴之時也沿邊各鎮各口子俟望巡更等
事要令不計晝夜嚴行考察其領兵守把之人必須選揀差定所率軍
卒亦令訓練精銳使之盡心措置毋致踈虞前此防禦布置之狀條具
以啓議者云賊人聲息倘或雖未預聞量其出來之時期以一二年不論
一時之弊多集精卒預先訓習壯我兵勢密我軍機以待其變賊若來
寇同心應機盡行勦滅使無隻輪之返則賊必無覬覦之心邊患庶可
除而最爲萬世之長策卿其并悉便否磨勅以啓○咸吉道都觀察使
李叔時上言臣歲在乙卯始患引飲之疾意欲可以療治于今六年肺
渴喉乾日加無減又自去年冬腰下緩弱其勢亦重且今墜馬頭骨脚
膝俱傷而步趨極艱奔走服事寤寐思報是臣之至願不意諸疾至此

深切憾焉况此界道路遙險事務煩劇非如臣疾病者之所能堪也強
將病骨久居重寄非徒廢事身氣漸衰伏望 上裁不允仍傳旨曰今
當幹朶里逃叛者未盡還業兀狄哈聲息相繼不絕事變緊急迺代爲
難今遣內醫授藥餌治療卿其謹就醫藥安心調攝○刑曹啓星州囚
官奴目拈歐殺人律該處絞從之○兵曹據司僕寺呈啓濟州本產良
馬之地非他牧場之比也前此監牧官皆以兼官差遣牧使則不與馬
緣此馬政陵替牧養畜產措置之務未盡施行馬政軍國所重專付卑
官誠爲未便謹稽古制宋有群牧司掌內外廐牧之事內則稱使副使
外則稱制置使皆以樞密差任周知馬政之得失由此觀之當以位尊望
重者差委斯任明矣是故允干馬政曷獲成就且判官位卑而或兼任教
官故於牧場之事雖欲盡心力以爲之長官若不致慮決無有成之理
自今濟州兼監牧乞倣古制別稱他號爲便令吏曹稽古制稱號以牧
使兼差統三邑馬政允干牧養畜產專管糾察從之○戊申微雨開城
府等處隕霜○己酉行南方赤龍祈雨祭○議政府右贊成河演禮曹
判書閔義生等啓邇來 殿下憂旱不御酒臣等誠恐因此違和以貽
臣民之憂也且昨日之雨雖未優渥禾穀則可以復蘇稍可弛 聖慮

願許進酒調保 聖躬以慰臣民之望仍進酒 上曰歲在乙巳予乃

憂旱不令進酒至於過時不食因而得疾臣僚為予懼之予亦自此每

遇天災雖令徹膳不至於忍飢氣若不調亦或進酒且近日因服藥而

進酒是亦足矣豈宜更進卿等毋言演等更啟曰酒者五穀之精適可

而止則真良藥也政府大臣令臣等期以必進伏願俯從臣等之誠

上又不許演固請四五義生至於流涕承旨等亦啟臣等亦欲請之 天

威嚴重未敢耳今大臣之言不可不從 上曰予當酌量飲之○宗

簿寺啓讓寧大君提之奴全信和誘他人奴婢請依律抵罪禔又信聽

信之姦謀其虛偽事情已露猶容匿信亦請治罪命杖信八十禔勿

論○議政府據戶曹呈啟去丁巳年始立貢法適因歲歉姑寢之今

年禾穀稍稔且此貢法驗之已二年矣別無大弊請自今令慶尚全

羅兩道並行貢法從之○庚戌日暈○行中央黃龍祈雨祭○議政府

據禮曹呈啟前日啟下各品陳言謹擬議條列于後一典廐署禮賓寺

所納遠方各官貢猪或托言體小瘦弱不納而却之外吏於京中稱貸

綿布高價買納其弊不小自今雖不極肥若遠方所納之猪則隨宜納

之預養以除其弊右條雖未豐肥體大可用則勿令退之一古之商賈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今之商賈以其所少易其所多多般販鬻營業其數倍於農夫務本者少趨末者多矯揉物品眩耀人目詐偽之徒日滋以至外方所納貢物謀欲代納付托各處幹事僧人冒名受陳省代納後直到其官徵督其價自今令漢城府京外行商錄名于籍月稅及文引稅之數參酌更定於四季月詳加考察收納輸送濟用監外方守令亦依此例施行商賈到處各官考其漢城府文引參驗年歲容貌名數去處日限如有違者移文法司依律施行以爲恒或右條京外文引考察及收稅之法載在六典請申明舉行一諸衙門別坐選揀曾經六品以上口傳差定各於其司已滿周年者銓曹考講元續六典膳錄兼試治民方略中者方許外補其不中者隨即改差此雖美法然所謂罷黜者勤仕期年而只緣不中其試一朝盡棄前功誠爲可憐願自今諸衙門別坐口傳之前先使取才其入格者方許差定右條若依上言行之則粗有節義廉恥者必不肯就試而忍恥試才者恐皆庸劣之流耳且別坐窠闕之時在京者可以隨闕取才其在外者安得及期而試此法似涉遺材乞於提舉別坐與守令差任之際除取才依已行之例考其前案及政績各年

保舉用之如有不稱其職者請宥六典罪及舉主一慶尚道人民皆納稅于忠清道忠州金遷江道近者或十日路遠者或十五日踰越大嶺入畜因頓各官色吏富豪者爲先收納貧弱者或淹留五六月牛馬飢之以致物政民怨極矣願自今差使負嚴加考察乃以各官納者到進先後隨即收納毋令納者淹滯以除民怨右條今後差使負勿拘職秩高下擇剛明者差送考察外方各道浦所納稅亦依比例施行一外方各官假托日守書貧之數雖小邑不下百餘蠲其徭役全任鄉役反爲鄉愿民間作弊實爲未便視其官之大小差等定數已有定法而不如法者頗多自今定數外日守書負一皆禁止以添軍士右條令監司推考依陳言施行一別窰之設本爲營構民廬而幹事僧徒不體本意憑公營私各利於己恣行不義其所賣之瓦皆入富民之家不及於貧民其不均甚矣且近年以來忠清之民頻遭旱災飢饉存臻而僧徒代納吐木親自下去高價督徵民甚苦之伏望停罷別窰俾蠲貧民出米之苦右條別窰於都城各戶其利甚大不可停罷其收價依六典貢物代納禁止條令所在守令親監歛給一允爲官吏者徒以事功爲急不以風俗爲念至於服制式暇人道之所當重而以不繫事由悉公出仕

風俗日薄臣願自今關係大事外大小朝官服制式暇勿令出仕右條
以事之緊慢量宜施行一各官守令正當農月還上分給之時不分定
日或一日之內四面村民皆聚於官若其日未畢給之淹留至數日廢
農之弊亦不細矣自今四面村民分其多少定日聚會毋使留滯隨即
給之以除民弊又還上收納之時亦依此例以爲恒式右條令監司考
察從之○辛亥驟雨○壬子宗簿寺提調安崇善等上疏曰前日將讓
寧大君禔之罪具辭以聞命除舉論再瀆天聰兢惶失措 聖上許
禔入京齒於宗親待遇益篤爲禔者當感 聖意忠義存心夙夜畏忌
宜若不暇已未秋以奴僕營生事暗通外吏以干邦憲臣等請置於法
特赦勿論又今見利忘義奪人臧獲通同儉小構辭師非磨擦契卷妄
稱逃婢所生并掠良人累在役使及其詐謀敗露誠所畏懼略無愧色
至使惡奴全信罵辱官吏又欲掩伴儻之罪煩瀆聖聰惡奴全信匿
不現出狂悖慢法縱情無忌殆有甚焉若不繩之以法則狂悖之心因
茲長蔓永不改行矧今糾察宗親不於攸司而委於本寺立法之初禔
以宗親之長身先犯律連降寬典則孰肯畏憚而謹飭之哉且禔之數
犯紀律專由姦詐之徒務爲媚悅誘掖爲之伴儻鄭倫罪惡莫甚旣減

徒年勿收職牒以贖其罪愼小之人將無所懲臣等實有憾焉伏望依
律施行以警其餘禔罪 上裁施行不允○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去
二月府受教節該因舊甲士三千增設三千合六千分爲六番第一番
一千人初年十一月十五日番上二番一千人明年六月十五日番上
他番倣此若如此每於夏六月冬十二月遞代則不惟暑雨析寒上下
兩番來往之苦防農之弊不小在家休息之月居多侍衛訓練之日常
少謹按詩傳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
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
戍者皆在疆圉乞倣此制令甲士分爲六番二月初十日及九月初一
日遞代二月入番者受夏秋兩孟朔祿俸九月初一日入番者受冬春
兩孟朔祿俸其餘各番依此遞代春等下番者遞番後限三月晦日秋
等下番者遞番後限十月二十日各仍留京城五十日勿令直宿巡綽
毋使擅便出入或講武及門外行幸或於使臣迎接等用兵之時合營
侍衛仍習武藝待仍留日限方許下鄉以爲恒式以今庚申年當番第
三番舊甲士一千人各分五百稱爲第四番第五番又以加設新甲士
一千各分五百分屬充補分古第一番稱爲第六番第一番分古第二

番稱爲第二番第三番如前項分屬充補第六番則今庚申年九月初一日入番第一番則來辛酉年二月初十日入番第二番則是年九月初一日入番第三番則來壬戌年二月初十日入番第四番則是年九月初一日入番第五番則來癸亥年二月初十日入番第六番則是年九月初一日入番使之循環侍衛右立番甲士內春等遞入者則立番六朔二十日秋等遞入者則立番五朔十日若不春秋相換每於當番各以初定本番常相遞代則立番日數及寒暑苦歇不均自一番至六番一次番上已畢後前項二月入番者九月入番者二月入番者九月入番相換入番以均勞逸待盡六年亦復如之春秋相換輪番則立番日數及寒暑苦歇庶得均一六番甲士數至六千而各其職銜內若不錄番次則軍士之數既多非徒衛領渾雜難辨番第上次第亦不詳知諱一番司直則稱彰信校尉義興侍衛司中領一番司直自司直至司勇並稱一番某職其餘各番亦依此例隨其番之次第稱號差下則名號分折番次不紊矣從之○癸丑行西方白龍祈雨祭○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祭祀國之大事關係匪輕內侍別監一人校書館官負一人全掌香祝然或有新進之輩屢致錯誤實爲未便自今校書館參外八人勿

論他務乃以受職年久練習其事者俾供其任香室別監乃於內侍中
擇文理通曉六人以為定額相逆供職校書館則隨例遷轉雖無勸賞
之法可也至若內侍院則既到宿衙門且六人相逆入番其任又重
請每一日因前別仕一又加給二以為勸勵從之○咸吉道都節制使
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賊數十入茂山殺掠入畜又賊十三人入多溫
梁射候望者候望者皆走匿掠奪馬七匹而去此非遠處之寇必皆旁
近兀良哈與幹朶里也其所掠馬畜當窮推徵還至若殺人之賊則亦
宜遣兵追捕大懲鑑後可也然今當遣人招撫幹朶里之時若遣兵追
捕則深慮幹朶里搖動益甚臣欲姑待幹朶里等復還安業遣兵出其
不意掩捕大徵何如下議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右贊成河演等議曰
若如都節制使所啓則入寇者兀良哈與幹朶里未知為誰安業之後
遣兵掩捕則彼必益懷疑懼莫若推見正賊鞫問以啓議罪為便右議
政申鑒議曰虜入寇之日邊將乘機追捕則猶可及圖今已失機待其
安業捕捉掠其馬者依律杖之射殺人者必須大懲今連被虜掠專是
邊將不能備禦之致然也請皆推鞫治罪為便左贊成李孟右叅贊
朴安臣等議曰待其安業後捕盜馬者杖之殺人者大懲不宜收贖遂

傳旨宗瑞曰大臣之議不一黃喜之議是矣然推其正賊啓達施行則似爲緩矣慮有失機之悔卿其隨宜斟酌措置申槩李孟昫朴安臣之議則殺人者殺不可以贖此乃王法不赦之罪也儻勢不可斬則悉徵還贖物杖其殺人之罪可也雖盜牛馬者佩弓箭白晝劫奪則實爲強盜固當分其強竊盜依律施行待斡朶里安靜之後隨宜區處毋致驚動實爲良策其防戍無狀以致殺擄人畜者推按以聞○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今春賊虜聲息不絕自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不雨略無雨徵兩麥漸至焦枯仰天泣血專是無德所致堪竢罪責且牛馬之賊每歲不絕今年稍多然可能一一徵還無足深慮但九察遠左險阨招聚其黨其心難測又具州之賊窺伺於外不得已徵聚軍馬分遣會寧及茂山豐山以備內賊又屯兵鍾城以禦外寇方此多難臣才拙無謀爲之奈何祇增畏慎伏惟矜恤○甲寅大雨○鍾樓成○知珍島郡事李純全龍安縣監吳允明等辭 上引見曰今之守令專致意於刑獄簿書而還上賑濟則視爲餘事者滔滔皆是汝等各就乃職以賑窮乏謹斂散爲爾之任以副予意且全羅道係是予鄉今聞獄訟倍於他道心竊愧焉汝往懋哉期于無刑○議政府叅贊朴安臣禮曹

察議任從善等請進酒許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年賊虜拮據不絕然其志不過出其不意虜掠人畜本非攻城略地之計也其四鎮城郭已堅軍馬又多不足慮也其餘小堡口子則距邑城絕遠兵又寡少予甚慮焉若謹巡更備火炮則足以制禦矣在京中侍衛巡更者雖兵曹及鎮撫所每夜考察或有就睡以致犯法者况遠處小堡軍人常加考覈爲難深慮或有睡甘不慎巡更其檢覈提督之人亦或致陵夷卿其曲盡措置自慎一日去四月二十三日寇入平安道閭延趙明干口子不及設備火炮以致人畜被虜累年教訓火炮之功今皆掃地若預備多般火炮及賊入侵應機而設則十人可以制賊百人矣其本道見在火炮數及未備火炮之數磨勘以啓○平安道都節制使軍官崔井安犯贖憲府劾之上曰憲府欲坐井安以抵換官物予以爲宜比來求索財物律可也然罪不及徒曾經赦宥其勿治罪○乙酉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年賊變聲息連續不絕其中細碎不緊之事不必一二專人煩達雖有啓達之事或首末不備予未知事由自今凡有聲息其虛實首末備悉啓達○丙辰親傳望祭香祝○司憲府啓前此承旨職帶吏曹兵曹者乃禁奔競今除授之時臨時特命六承旨互相入參不禁

奔競實爲未便自今六承旨家並令禁奔競從之○行北方黑龍祈雨
祭○祈雨于北郊○戊午大雨○議政府啓守令事無大小所當親執唯
農務提督使勸農官掌之移來移去生產物故考覈等事里正長掌之
其法載在六典今闡守令或有怠於親執稱爲監考允於差發收斂等
事悉皆委之輕重緩急專在監考又有以官庫開閉亦令邑內鄉愿之
輩掌之作弊甚多令監司痛行糾理悉皆貶黜以懲其餘從之○已未
馬邊者卞孝文等奉書承政院曰幹朶里逃叛者臣等皆已招安雖有
未還者皆到于阿赤良耳等處則投化入都乙溫甫乙看等居處也來
秋庶幾畢還矣還來戶數將更審以啓○傳旨吏曹古者九卿博士諫
大夫出爲守推三省郎官有缺先求曾任守令者而不經宰縣則不得
入爲臺郎其重守令之選類皆如此今有不經守令而至拜宰相者有
常爲京職而不宰郡縣者亦有屢經守令而或至六七度者出入不均
因此每當除授之後多方辭避遂成風俗是可歎也今後自六品至拜
五品者非經守令則不得陞爲四品自四品至拜從三品者非經守令
則不得陞爲通訓通訓以上未經守令者隨宜除拜其中特旨及文章
武藝吏文漢語特異者不在此限自外官入拜京官必須周年已過乃

許外補其有不依此制或十二年常爲京官而未補外寄者臺諫考覈
○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野人來告云忽刺溫兀狄
哈等領兵千餘將寇間延李滿任請蒙古兵三萬又欲入寇但未知所
入寇之處又云兀察曾使人於滿任曰汝請忽刺溫兵而來則吾亦並
力入寇臣竊料前日盜馬者乃兀良哈權赤也慶源府拘其黨舍老劉
青介故野人等必虛張兵勢恐喝國家然所告者非一其言略同賊謀難
測臣即分兵以守要害各鎮人民並皆入堡堅壁清野以待其變臣所
領兵但一千而已然與各鎮合勢則攻雖不足守則有餘○宗瑞又奉
書承政院曰伏承內旨童倉兀察及麾下用事人子弟刷送京中除授
官職仍留京都又令娶妻其議甚合時宜然臣竊意被擄回還之心未
固不可遽施此策故示撫綏之意反復開諭使永絕逃叛之心益固安
業之計特降教書頒示而後施行何如且臣近聞馬邊者等從近還京
然童倉等不惟不還舊居來往頓絕餘人亦然招撫不可期以日月又
賊變多端馬邊者沁連幹朶里偵候甚易熟知山川道路請賊變寧息
爲限仍留防戍一以招安一以分兵助戰○庚申禮曹參議任從善啓
近者因旱並停諸道進上物膳今雨澤霑洽且慶尚全羅兩道不至

甚旱例以他道並不進上實爲未便請令兩道依舊進上 上曰進上
物膳皆出於民今當農月弊及於民予所不忍以待來秋依舊進上○
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甲山郡山川險阻且道路危險故自古賊虜無
由寇掠儻致入侵則接兵不能及救禦防諸事何以措置至如惠山口
子等各處備禦措置其悉以啓今聞四鎮人民並皆入保不得耘耔何
時賊變寢息可能耘耔使民不失農業其并啓之○傳旨平安道都節
制使今咸吉道都節制使馳啓野人等來告云忽刺温等領兵千餘將
寇間延李滿住請蒙兵三萬人又欲入寇猾虜欲要賞賜其言不足取
信然賊變難測卿其知之預先措置○日本通信使書狀官司直金
禮蒙回還 上引見問日本山川險夷宮室制度接對厚薄 傳旨禮
曹各道各官所在寺社碑銘或考故事或觀筆跡乃爲後日之用也側
聞各官或有破毀成器以滅其迹自今移文各道勿令破毀○禮曹奉
書對馬州太守宗貞盛曰三郎左衛門八郎左衛門等欲要受糧潛寄
他船詐稱使人甚爲姦詰又大郎三郎六郎左衛門等留浦所言辭悖
慢右人等理當置之於法以正其罪我 殿下特赦發還惟照○辛酉
前藝文直提學南簡上言臣患寒熱之證累旬在告除臣知司諫院事

沉繇不已病根日深平復無期曠廢職事請免臣職上曰予不知病若是劇也下吏曹簡爲人廉正端恪守正不阿儕輩服其節行曰簡宜長在風憲○日本僧知融遊覽舍利閣題詩一絕並短引以贈寺僧云舍利殿寺迺是朝鮮第一勝槩也吾師文溪老衲十五年前錫留於山中纔五紀力窮未叅而稍又東歸者宿臨別見送詩數篇中有獨谷老人之詩云昔聞日域出高僧今見文溪果未曾故國鯨波幾千里客窓鐘曉一孤燈予以是爲證偶尋名監奉拜祖塔亦問谷老之遺迹者也雖不敏述拙偈一章謹奉呈諸兄弟之玉机下伏希唱和爲幸滿山美景水雲濃孤錫寮禪扣室中獨谷高蹤是何處袈裟撩亂立西風○壬戌知文川郡事柳宗植辭引見曰歛散得宜守令所當先務也汝往懋哉且咸吉道人心愚直非他道之比汝往善撫以副予倚任之意○上謂典農少尹洪深曰前年雖旱乾節後乃雨然籍田黍稷早熟五月二十日間皆已薦新今年之旱不似去年節前又雨宜若早於去年而至今未薦新何也深啓今年因風烈葉皆焦枯故今年禾穀不及去年○上謂承政院曰我國進獻細麻布朝廷珍寶之昔太宗文皇帝嘗御麻布衣甚愛惜莊諸內帑麻布我國方物之大者也今濟用監預先織

造陳陳相仍子慮久則或致損弊右承旨趙瑞康啓瀚濯去糊莊之則
雖以無弊上曰然○丙寅通信使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副使上護
軍尹仁甫等回自日本引見于思政殿仍命左承旨成念祖錯之其賚
來日本國王書契曰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悠悠實如晤對况異產
多色荷恩惟重陋邦世修鄰好思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步多艱不通安
訊者有年矣方今四方無事訖可少康爰煩慶賀忻感倍恒菲薄方
物見于別幅聊表謝悃伏希採納絲畫扇一百把金銅粧飾大刀一十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八十四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二十四紅漆黑漆
雜色木桶二事日本國防長豐筑四州通守修理大夫多多良持世復書
于禮曹曰嚮者當貴國信使有癸丑海寇之艱持世護送兼納消埃誠
安足錄錄矣不圖忝達 殿下清聰特差通信使高公與我 殿下修
好之次見諭及殿旨駭兢罔措仍賜書契禮物拜捧祇重不勝謝悃茲
及高公還國謹獻絲絲織成三匹青練絹二匹花白綾二匹褶貼扇三十
柄牛皮一十張不敢報厚意萬一伏致涼薄之忱而已迺徹是望 殿
下萬慶諸官千楨日本國管領京兆大夫源持之復書于禮曹曰我
日域之州雖接鄰疆而海壤萬里僻在東裔未能通好徒向德風已

未之秋 殿下遣僉知中樞院事高公等官來通遠信不任慶幸扑躍
之至加以貴國名產併荷仁恩無勝感忱今茲春行人告歸輒賫弊邑
鄙產大刀一腰砂金十兩白練緯三端青練緯二端以獻焉匪報厚貺
聊表不空幸乞照察宓惟珍重○上謂承政院曰進獻之物予皆未得
親閱然有時親覽滿花方席彩花方席等並皆濫惡爾等思精巧製
造之術以啓右承旨趙瑞康等啓凡干進獻之物悉令觀察使監檢以
進則進獻之物皆可精緻 上然之仍傳旨禮曹自今進獻之物每一
件入內皆經予親覽後封裹○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及馬邊者卞
孝文等奉書承政院曰巨乙加介之子因都乙溫謂臣等曰國家雖不
殺吾父然拘執我父父已物故父則已矣繼母及同產尚在請須遣還
夾扶之法不復父母之讎則羞塊不敢舉顏故我輩與深處兀狄哈等
結援不惜身死以復其讎若還繼母及同產則服事貴國永無異心臣
等以為今當幹采里疑貳之時若又與遠賊構釁則更生邊患其慮不
少臣等使都乙溫等謂巨乙加介之子曰若汝歸順來投則還汝母
子亦何難哉巨乙加介之子也吾湯介及巨乙知介兄子之介甫堂介
等十七人與女真三十餘人本月十五日投化而來臣等待之甚厚又

贈以物也吾湯介等感荷不已欲見其母請之甚懇臣等答云至六月晦時可得相見也吾湯介等曰若令見吾母則吾當朝見之介又欲受職効力請遣還其母及同產使之相見何如○丁卯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景福宮月華門外新門稱報漏門迎秋門內新門稱迎義門東直房門稱東明門西直房門稱西明門從之○慶尚道觀察使啓三浦禁網疎密不同考察陵夷故倭人略無畏憚益肆縱恣禁防條件謹錄于後一三浦以巡緝船一二艘常令檢察倭人出入然浦口廣濶倭人冒夜突入則但以一二艘檢覈爲難請加巡緝船又於三浦浦口時泊兵船盡數泊立使舳艫相銜羅列把截擇船軍及軍官之勤謹者一人領之使晝夜考覈一倭入謀欲多受口糧疊賫書契分爲二行慮其詐謀敗覆乘夜往來請自今若有冒夜而來者把截船勒留之勿令入送待翼目考其船之大小及人物之數乃令入送其本土回還者亦依此例又毋得淹留諸島深入海洋爲限使守護船押送仍令點閱若有闕漏者窮治之且恒居倭人因樵蘇昏夜出入者亦皆痛禁一三浦倭人或有擅便互相往來者請自今各浦留居倭人無時相往者勿令入送浦內若無符牒下海者令各浦禁遏亦勿許過送一三浦商倭及使客率皆對馬

島入本島地狹民少或一年再三來往三浦倭通事監考鎮撫皆久於其任或至二十餘年知其面貌者必多無船倭客及請借格倭等當初點刻時專不舉劾自今通事監考鎮撫若有知情者依盤詰律抵罪通事監考斬雖不知情其陵夷檢察色掌及萬戶依夫於盤詰律抵罪通事監考鎮撫等或與倭人通謀或有倭人犯禁船軍有能捕告者每一人給到五十每一人加五非船軍而捕告者以各浦所貯米布魚鹽隨宜賞給以廣捕告之門一商倭及使者賈持兵器而來或潛藏近島或密托恒居倭人請自今乃於各浦若倭船到泊則令巡緝船窮極搜索監考鎮撫通事陵夷檢察者依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治罪各浦主將不用心考察者并罪之一以愚駭無知者為倭館監考一月相代故凡于倭客接待非徒昏迷妄作乃與監考鎮撫通事同謀作弊多端請自今勿令船軍為監考揮口傳軍官之剛明者以為監考一每於兵船皆刻追倭船三字船軍亦常呼為追倭船倭客往來率皆經過各浦必見聞之矣今當撫綏之時先示以疑貳恐生離隙請改號一倭人等回還時既受過海留浦糧則雖淹留數月並皆有給其食公私無弊且倭人受糧之後更無他望唯以甘心興販之利以留不還今慮其為變使不得淹

留督令還送似沮歸附之心雖曰賊謀難測然特蒙厚恩既受資糧又
利魚鹽猶恐見乍何敢生變請自今留浦倭人勿令督還以示懷綏之
意一今沿邊各鎮每鎮戍兵一百更迭防戍然率皆貧窶又無武才防
禦踈虞誠爲可慮今增置甲士六朔番上三十朔下番儻有緩急移文
兵曹取旨待報然後調發應變則慮或緩不及事請下番三十朔各於
所居營鎮六朔相遞防戍以備不虞依兩界防禦軍士例給到勸勵一
熊神東平兩鎮密邇倭船來泊之處軍威不可不嚴今戍兵但一百而
已非徒軍威不嚴脫有不虞之變兵勢單弱侍衛軍一年一次番上且
有奉足請自今每年乃於兩鎮中一度防守命兵曹與禮曹同議以啓
僉議啓曰第一條巡綽船加數及泊立兵船之數令都節制使訪問磨
勘以啓第二條使都節制使處置使訪問牒報後更議第三條毋令給
牒使之嚴加考察若陵夷檢劾倭人三浦往來事迹敗露者令觀察使
推按處置使萬戶治罪第四條依所啓施行且令監考鎮撫勿令久任
第五條六條並依所啓施行第七條追倭船乃以別快船改號第八條
倭人等毋得久留已曾受教宜姑寢之第九條禁軍不宜常令防戍若
遇大變使之防戍具辭以聞第十條東平鎮防戍之兵非但一百乃以

六百人分三番防禦已曾受教熊神鎮亦依東平鎮例增置鎮軍爲便
從之○戊戌以李孟珍爲開城府副留守成奉祖知司諫院事○庚午
親傳朔祭香祝○平安道都節制使馳啓昌城郡云豆里實號里兩口
子體探人每口子各三人或五日或三日使入賊境偵候儻被圍不還
賊乘虛入寇實爲可慮請因前三人加定各三人爲便且未有勸懲之
法故體探者或有恣意遊獵及限日將盡輒還乃云無事變請自今或
失於偵候或寇入偵候之處不及應變者論以軍法下兵曹○僉知中
樞院事高得宗啓宗貞盛謂臣曰本島山石確確無土可耕大人目擊
也本島人民專以釣魚爲生故每年或四五十艘或七八十艘往孤草
島釣魚以自給故再三固請不獲已也本島之人皆以爲與其餓死於
此曷若冒死往釣於彼儻釣於此島爲邊將所害本島之人或不得避
則必互相殺害若然則心違修好之意若許令釣魚於此島則生理有
裕永無今寇之心矣請須啓達臣荅曰我國已於富山乃而鹽浦等各浦
許通互市以資其生今又許孤草島則假托釣魚留居其島慮或有虜
掠邊境矣今我國燔鹽釣魚海物採取之人散在諸島貴島之人豈盡
體足下之心乎若幸相遇則必生殺害之意此非細故也貞盛荅曰釣

魚之人必受吾文引以徃貴國亦差人檢驗若無文引者以賊論受文引者若作亂則戮及妻孥可也姑許一二年以試之如或違約還奪又何難焉貞盛又曰今富山浦所居之人盡令刷還請依舊許留宗茂直又使人謂臣曰前者欲於孤草島釣魚已曾親達今我雖入居博多我之人民在此島者生理甚艱請備細啟達許通釣魚爲望又云貴國不接我使本島人心失望然伏蒙貴國厚息不勝感戴近日聞貴國邊將東草爲倭像使射之中項者爲上中胷者次之以次論賞其像爲風所漂到本島我輩得之以藏倭人於貴國有何罪惡至於如此痛心痛心我欲親朝貴國奏達又見邊將與戰欲問其故我若舉兵則此島之人誰不從我我當勝戰而還矣况日本御所亦倭也予欲達于御所御所之心也謂何如既遣使者通好又令邊將東草爲倭像以習射御是何意耶本島之人皆以爲近者朝鮮向本島有異心本島所遣船及各浦留居倭人並皆遣遠乃於沿海多聚兵船又作倭像射之必有異圖本島人議欲拘留使人我獨以爲使臣年前已戮船何得與近日事且作客他鄉幾經二歲豈無思戀鄉土之心乎欲拘留無罪之人是何意也由此衆議稍寢臣竊念待殊俗之道恩信以撫綏衣食以周急乃可以誠服臣

對貞盛聽言觀色謙恭情迫其島生理不可不慮願從貞盛之請與貞盛約曰如背約束還令禁遏使不得釣魚矣則恐失其利庶無寇竊之心也且對馬之人雖欲有入寇之心懲已交之變未敢耳今富山浦來居之人悉勒令還送則貞盛必心懷疑貳請量宜定數許令還接何如下禮曹孤草島在全羅道南海中距陸二十餘里累代閑曠未有居民故倭人請之○六月辛未朔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水陸物故軍士及行船溺死船軍戰亡軍士吊恤之法載在六典平安道各官或因片候或因公務出入虜地如被殺擄者則雖有吊恤之典亦無定制故致賻多少復戶年限致祭有無臨時加減輕重各異有違國家吊恤之義請自今或因片候或因公務出入虜境以致被殺者依戰亡軍士例賜米豆各三石限五年復戶又令招魂致祭若被擄者猶有復來之望依因公溺死船軍例賜米豆各二石限三年復戶或因耕耘或在其家以被殺擄者非因公隕命之例然密邇賊穴生理艱苦乃緣主將備禦失策掩被殺擄誠爲可惜限一年復戶賜米豆各一石其入保城邑後不從其令擅便出外被殺擄者勿與吊恤之典永爲定制從之○壬申開城府留守李孟珍知扶安縣事李伯良等辭 上引見謂孟珍曰前留守之

時事多陵夷故殘弊爲甚卿其往我母使凋弊以實故都謂伯良曰歲
在丙辰全羅道未甚饑饉然他道流亡之人皆逃匿本道人心至惡汝
其知之且義倉歛散守令重事往盡乃心○慶尚道固城縣人金敬妻
召史一產三男賜米豆并五石○癸酉吏曹判書許誠啓本國與中國
不同人才之多不如中國本國人才既不彜而乃令朝官未經外寄者
皆除守令若然則可用之才久滯於外京官乏人實爲未便請革守令
六期之法 上曰人皆欲革六期予聞之已久然中外均勞之法旣立
而遽革六期不可也○甲戌大雨城中川渠漲溢水邊人家多漂流命
遣兵曹正郎金子鏗鄭而漢閔孝悅等分道審視漂沒與否又遣漢城
少尹金台南於城底十里水邊居民老弱使移高地令壯者守其家○
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聞訟邊各官早值旱乾又因賊變耕耘失時予
甚慮焉居民農作失時與否及禾穀實與不實其悉以啓○傳旨黃海
道觀察使大抵空閑之田宜先給貧窮無告之人今以犯罪咸吉道入
居李耆田土優給三韓國大夫人安氏家奴元萬晉陽大君家奴都羅
大等其餘人則只給數負甚爲不均其以元萬都羅大等所受之田悉
分與貧民○上御思政殿引見左承旨成念祖命往議貢法于議政府

又使念祖擇監掌貢法者以聞念祖薦議政府舍人李仁孫同副知敦寧府事李補丁命掌其事仍謂仁孫等曰貢法之行厭之者衆然已立之法不可改也姑令諸道考其地品高下分爲三等以啓○乙卯傳旨刑曹漢城府義禁府有女死于弘濟院路傍其窮劾得情以啓○初有盧仁義者以事訟於留後司因語次稱爲上德言頗不遜經歷鄭周生乘醉懷憤曰上德是何物也乃下義禁府令與刑曹臺諫按驗周生具服決杖一百徒三年○丙子御勤政殿受朝○戊寅京畿經歷李孝之辭引見曰勸課農桑義倉斂散本以恤民也使本道守令其於勸課之時斂散之際使民無怨可也○承政院欲啓事宦者田昀不親到聽受使司謁傳受乃轉啓上細問事由昀不能對上怒命縛之良久乃釋之○己卯以尹炯爲藝文館提學權克和禮曹叅議李孟常全羅道觀察使任從善忠清道觀察使○平安道敬差官金光粹回啓都節制使李歲乃以主將專制一方必邊防禦以時巡行嚴加考察乃其職也閻廷道明于防禦最緊之處也去五月巡行後一不巡察又因旱水淺咸吉道所報賊變相繼而退慶寧邊殊失主將之體都事皇甫恭職掌叅謀禦敵之策力陳主將曲盡措置可也到任以後乃於閻廷道明

干口子一不巡行考察有乖察謀之義都鎮撫朴訥生因旱水淺寇賊過涉非難應變之策全不措置雖有巡行之時防禦諸事略不用心考察甚爲不可問延節制使柳江乃以邊將咸吉道既有賊變江水又淺寇賊可畏略不用心設備專失邊將守禦之義判官柳士枝都鎮撫裴陽德等境內口子賊路頗多况今人畜布野因旱水淺賊變尤爲可慮應變諸事全不考察境內人畜爲賊所虜亦爲不可萬戶崔俊粹遇賊虜身先士卒力戰斬獲稍有戰功然趙明于賊路要衝今當以旱江水至淺禦寇之策略不致意以致寇賊突入人畜兵器殺獲頗多功不掩罪是不可不懲於用恠守護牌頭田得富虜騎渡江望風奔潰城外人口馬畜多被殺虜怯懦無比罪不可賞口子軍人金具挺身追賊遂斬一級前司勇申得守虜拔劍將刺金安實勢甚危急乃斬其賊並皆論賞以勵後來李蕘柳江田得富崔俊柳士枝裴陽德朴訥生皇甫恭等並皆按律治罪下兵曹○庚辰左贊成李孟昉啓家婢有罪臣妻使奴杖之仍斷其髮至五月十三日乃死臣即令蒼頭數人埋之奴輩還曰已埋矣臣以爲信然今聞洪濟院路邊有死女三司推覈臣疑之間諸其奴奴對以置諸洪濟院路旁然後臣始知死者乃臣家婢也不意前

日蒼頭給我也臣不勝驚懼敢以聞 上曰予已知悉孟昉嘗私其婢
妻李氏因妬杖之極其慘酷遂死使奴埋之奴置諸丘壑國家未知死
者爲誰命攸司搜索按治孟昉恐事叢乃啓 上即命左承旨成念祖
議于議政府右議政申槩右贊成河演左叅贊崔府等議曰孟昉以政
府大臣不能正家使其老妻妬心益熾濫殺家婢厥罪甚大三司累日
雜治無辜之人枉被拷掠舉國騷擾孟昉匿不以告一則受制婦人一
則不畏朝綱其罪尤大自知終不掩匿不獲已以聞且所啓之辭多不
以實欲掩妻罪大臣之義固若是乎請下孟昉夫妻義禁府鞫問情由
依律科罪領議政黃喜曰下司憲府推劾爲便 上從喜議傳旨司憲
府贊成李孟昉妻李氏濫殺家婢其推覈以聞前此義禁府刑曹漢城
府累日推劾纍纍繫獄或加鞭撻城中之人並被其毒及聞李妬殺家
婢事發男女全集其門極口慢罵須臾彌滿閭巷○議政府據吏曹呈
啓濟州牧使兼監牧之號稱濟州道安撫使知監牧事二品以上則依
都節制使知招討營田事例亦稱知監牧事其牧使職銜仍舊從之○
傳旨吏曹馬政軍國重事故監牧官令二品以上各舉一人已曾立法
然近來舉主不顧大體以闕茸之輩薦之有違立法之意自今須令曾

經顯秩勤謹奉公者薦之吏曹更加考覈用之庶有實效○辛巳設舍利閣慶讚會○錦城大君瑜患瘡疹甚劇上軫慮開迎秋門徹夜不閉問候絡繹於道○壬午召持平鄭孝康問李孟昉妻李氏濫殺家婢事由孝康啓因妬斷髮杖殺情迹無疑上曰其速推鞠以聞○卒領敦寧韓劔神懿王后同產也其孫宗德奉韓氏之祀家甚貧窮命賜米豆并十石衣一襲及靴笠○傳旨宗簿寺宗親被劾未畢之前或有公然出入者自今宗親若有如此者隨即啓達又見奪奴婢於宗親者告狀本寺本寺聽理分辯之際或稱家內病費或稱已身患疾或有累月不置對者自今若有如此者亦隨即啓達遣醫診視待差聽理永以爲式○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所啓令倭人孤草島釣魚便否請差人審其本島大小廣濶陸地相距遠近可耕之地有無及泊船之處然後更議施行富山浦來居之人許令還接則深爲未便乃而浦定數恒居倭人爲半移置爲便乃以此意通書宗貞盛從之○癸未議政府啓前者貢法詳定時諸道地品分爲三等以慶尚全羅忠清三道爲上等京畿江原黃海三道爲中等咸吉平安二道爲下等今已試貢法於慶尚全羅兩道其地品非徒一道不同至於每邑

懸絕一體收租似為未便且今各品陳言皆曰若行貢法須分九等請
更量田依古制九等之法乃可以傳之萬世而無弊然量田未久今又
改量則公私煩弊姑令各道觀察使第其各官地品某某官為上等某
某官為中等某某官為下等分為三等京畿來七月十五日江原黃海
忠清道來八月初五日慶尚全羅平安咸吉道來八月十五日為限並
皆啓達更加參商酌定收稅之數從之○禮曹撰進蠶祭儀注文官不預

祭時日將祭書雲觀以春耕蟄日

秋霜降日

報禮曹禮曹啓聞散告收司隨

職供辦齋戒前祭三日應行事執事官並散齋二日宿於正寢致齋一
日於祭所允散齋治事如古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薤不吊喪問疾不
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致齋唯行祭事前祭一日
工人並集祭所九預祭者前祭一日沐浴更衣陳設前祭一日廟司率其屬掃除廟之
內外忠扈衛設諸祭官次又設饌幔皆於東門外隨地之宜前一日掌
牲令牽牲詣祭所工人帥其屬設樂於廟庭執禮設獻官位於東階東
南西向陪祭官及諸執事位於其後稍南俱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執
事之南西向書吏陪其後設執禮位於堂上前楹外謁者贊者贊引位
於堂下俱近東西向設獻官飲福位於堂上前楹外近東西向開瘞坎

於廟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陞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獻官在

南北向執禮大祝贊者在東西向北上者大祝贊却謁者引獻官贊引引監

察俱以常服詣厨視滌濯省饌具及視牲充脂俱還齋所脯後典祀官

帥宰人割牲煮連皮祭日未行事前典祀官帥其屬入奠祝版於神位之

右站有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並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

籩八在左為三行右第一行形醢在前魚醢次之第二行乾棗在前

豆八在右為三行左第一行非道在前醢次之第二行茅道在前

之俎二一在籩前一在豆前籩前俎實羊雁七體豆前俎實豕腥七體

籩籩各二在籩豆間籩在左籩在右籩實以稻梁稷在稻前爵三在

也南也籩籩前各有設象尊二一實玄酒為上尊一實清酒九祭在堂上東南

隅北向西上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疊在洗東加勺篚在洗

西南實以設諸執事盥洗位於東南但北向設執尊疊實以者位於尊

疊實以篚之後行禮祭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典祀官帥其屬

入實饌具畢退就次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九行按視堂之

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還出前三刻行事執事官及陪祭官皆服武服執

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階間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工人入

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階間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工人入

就位贊引引陪祭官入就位前一刻贊引引監察典祀官大祝祝史齋

郎入就階間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傳喝凡執禮有辭贊

者皆傳喝監察以下皆四拜贊引引監察就位贊引引諸執事詣盥洗位盥

悅訖各就位齋郎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訖置於篚捧詣尊所置於坫上

詣者引獻官入就位西向立執禮曰四拜獻官及陪祭官皆四拜詣者

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執禮曰行奠幣禮謂者引獻官詣盥

洗位北向立盥手悅手盥手悅手不贊引詣神位前北向立樂作干戚贊跪執

事者一人捧香合執事者一人捧香爐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

神位前大祝以幣授獻官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奠于神位前奉

投幣皆在獻官之右奠爐奠幣皆在獻官之左授爵奠爵准此謂者贊俯伏與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少

頃執禮曰行初獻禮謂者引獻官升詣尊所西向立樂作執尊者舉罍酌

酒執事以爵受酒謂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

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謂者贊俯伏與小退

北向跪樂止太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謂者贊俯伏與

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干戚舞退弓矢舞進少頃執禮曰行亞獻禮謂者

引獻官升詣尊所西向立樂作弓矢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以爵受

酒謁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
獻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者贊俯伏興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弓矢
舞退搶劍舞進少頃執禮曰行終獻禮謁者引獻官升詣尊所西向立
樂作搶劍舞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執禮曰飲福受胙執事者詣尊所
以爵酌福酒又執事者持俎進減神位前俎肉謁者引獻官升詣飲福
位西向立謁者贊跪執事者進獻官之左北向以爵授獻官獻官飲卒
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執事者北向以俎授獻官獻官受俎以授執
事者執事者受俎降自東階出門謁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執禮
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執禮曰徹籩豆大祝入徹籩豆徹者籩豆各
一少移於故處
樂作方曲徹訖樂止執禮曰四拜獻官及陪祭官皆四拜執禮曰望瘞
謁者引獻官詣望瘞位北向立執禮帥贊者詣望瘞位西向立大祝以
籠取祝版及幣降自西階置於坎執禮曰可瘞真土半坎謁者詣獻官
之左白禮畢謁者引獻官出執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監察及諸執
事就階間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贊引引出贊引
引陪祭官以次出工人出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就階間四拜而出典
祀官帥其屬徹禮饌行事執事官獻官品二典祀官品六執禮品六官大

祝武官祝史二外齋郎二外掌牲令典謁者外祭者外贊禮外監察

○甲申親傳望祭香祝○吏曹參議鄭宗誠訪兵曹參判辛引孫第司

憲府劾奔競之罪請罷其職 上曰以如此之事罪坐堂上官舊無其

例遂赦之○震忠清道延豐縣安富驛子二人○乙酉吏曹據全羅道

南陽縣京在所告狀報議政府曰今高興縣合於南陽南陽縣乃其本

縣治所而其稱號則南陽名號不之及焉請依他郡縣并合稱號例改

號為南興議政府啓高興稱號已久南陽本為屬縣新舊有異今之稱

號南字居首未便請以興陽稱號領議政黃喜議曰嘗遣領中樞院事

崔閔德判中樞院事趙未生奉中樞院使鄭欽之等審視高興移置之

地三臣所見大同小異尚慮其不中而未定矣今留守李孟珍所見迥

別於三大臣所見不取三臣之見偏取孟珍所占臣未知所據恐有異

議未免後悔蓋春秋之於城城雖時且義大書特書者以勞民為重事

也今移郡築城之勞奚啻舉棋未定之差乎且崔閔德上言曰臣嘗歷

觀五道沿邊各官皆設於並海之處今聞高興新鎮置於隔海三十餘

里之地脫有緩急人民被虜宜使審視臨海要害之處以嚴防戍今兆

陽之鎮移於近海者所以捍衛居民也孟珍所占高興移設之地居民

在外鎮軍在內去海三十餘里又何所見歟此則高興人吏之所利海邊居民之所病深有乖於藩屏捍衛居民之義閔德之策不可置而不講其忠清道久遠內廂之移於海美全羅之移於康津咸吉四鎮平安浚邊郡縣之設皆以此策也若曰郡邑必於道路均平中央置之可也則全羅之羅州忠清之忠州黃海之平山平安之平壤義州皆一偏惟義所在耳不可執一論也臣竊謂故停高興改號之請更遣大臣巡占民生安業守禦便易之處如不得已從多定奪從喜之議○丙戌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伏蒙內旨臣竊念甲山郡山川險阻故前此雖無城郭自開國以來虜不能入寇况今城池深固虜賊侵突益無可慮然古人云有備無患及當秋穫之後入保邑城乃於惠山口子分兵固守脫有緩急諸鎮遙遠必不及救援且馳報主將然後發遣接兵則又不得及期若虜大舉入寇則令甲山郡一以飛報主將一以移文北青府北青府使即便調教境內正軍及閑良雜色勿論奴隸悉衆往救若小小寇賊則不過以兵三四百經往救之臣已曾措置且四鎮今無賊變本月以後雨暘時若禾穀茂盛兩麥今已半熟民無飢色專是 聖上至誠之感上天陰相以至於此非人力所能及也○丁

亥司憲府啓李孟昉妻李氏因妬枉殺其婢孟昉欲掩其妻罪惡因妬故殺情狀匿不以聞乃云有罪杖之欺妄啓達請論如法且李氏枉殺夫妾但按律科罪則不足以懲惡請離異黜外以戒後來命罷孟昉職奪李氏爵牒李氏年垂七十且無嗣疾妬無己爲世所笑○都承旨金敏啓今以吉再之子師舜爲威儀色別坐別坐滿周年乃拜職師舜節士之後宜即授官爵 上曰其授五品職○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人皆以謂虜數來窺覘我邊境予忽思之或乘夜渡江潛伺我防禦虛實人民居處至曉乃遠或深入橫行或登山岡或隱林莽人民出入之時馬畜布野之狀江水淺深過涉難易備悉覘候甚可慮也卿其知悉使之知會○馬邊者卞孝文奉書承政院曰千戶馬波羅來言九穴童倉等皆無離叛之心但童權豆收養子指揮老古亦父母皆在李滿住部落滿住欲娶權豆之妻已定媒妁揮指大也吾乃權豆妻之同產也故此三人與前日資產被奪幹朶里三十餘人同謀數清九察等徙居李滿任部落時當未定九察等今欲徵聚各處酋長乃決去留臣等又遣馬仇音波偵候仇音波路遇九察子阿下大問之答曰吾父略無移徙之心麾下被奪資產者請之甚切吾父不獲已乃徵聚五十餘人已到

東良北當時去留之議未定臣等又即遣前護軍資於虛里指揮馬佐化馬仇音波于允察等部請童倉允察曰汝等既特蒙上恩宜速赴京謝恩資產見奪者其錄名以送則當給與衣衾此意須啓達○咸吉道都篩制使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人言童倉等潛謀逃徙臣多方聽探若已逃徙然後取旨措置則必不及機且今童倉等屯聚東良北距會寧幾數百里道又險阻若待兀良哈等馳報後發兵則萬無及追之理不可不預爲措置之策若不捕此賊則後日必爲邊患待逃徙之狀已著潛師掩襲或有可及之勢然賊衆既多我軍之數亦不可不多端川以南則道路遙遠難以猝致擇吉州鏡城慶興慶源鍾城會寧各營精兵合二千人追討○咸吉道都觀察使李叔時奉書承政院曰會寧府百姓朴石余逃匿於幹朶里童多大家百姓鄭夫金逃匿於幹朶里愁音佛家右二人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之罪已令差人推鞠童多大愁音佛等容匿亡命宜按律科罪追徵雇役然今當幹朶里浮動之時不宜抵罪請依時具加湯可等例嚴加詰責追徵牛馬以懲後來遂下傳旨回諭曰以卿之所啓議諸政府大臣皆從卿策右議政申槩以謂非但詰責嚴加劫勅追徵可也卿其知悉○金宗瑞奉書承政院曰

允察再往都乙溫家密請同舉兵入寇都乙溫不從反以其謀告於臣
又欲與具州兀狄哈和解都乙溫等請還巨乙加介妻子其辭甚切臣
答曰巨乙加介族黨順命親請則吾將達於國家如此往復迨無虛月
都乙溫果率巨乙加介之親子族黨歸順請還約曰五月晦時願得見
吾母與馬邊者等同議答曰五月晦時則迫矣六月晦時或可得相見
唯辭以對今伏覩 聖教與朝議不勝驚恐然臣在邊境苟利於邊民
之事則豈顧一身得失敢憚煩瀆當初巨乙加介之被執非與兵掩獲
因其自來而偶執之耳巨乙加介已死其妻子操縱之權在於國家留
之不足示威還之不以為怯况其子與族屬身親順命哀乞雖從其請
而還之諸種何敢以我為怯弱乎今儻不還則怨益深而其禍速還之
則怒稍解而其禍遲待數年之後斡朶里浮動者安靜彼雖怨惡安能
為吾害哉若與斡朶里連和又結兀良哈為援則臣恐邊民之患有此
而起矣肆臣不憚煩瀆昧死再達伏望 聖裁遂下傳旨曰即下議政
府更議皆曰乃以前日傳旨事由開論巨乙加介之子徐觀其變以啓
後更議可也卿其知悉使之知會○傳旨金宗瑞令卿馳啓云允察逃
匿之時若待兀良哈馳報後殺兵則萬無及追之理若不追捕此賊則

後日必爲邊患待逃徙之狀已著潛師掩襲或有可及之勢即下議政
府議之皆曰幹采里在境內之時一朝浮動尚且不及追捕况允察居
東良北距會寧數百里路且危險其能及追乎及追則誠幸矣若不及
追捕徒曝兵於草野使中國之人聞之徒爲取笑莫若撫綏彼不從勅旨一
潛消反側之情耳予心以謂本國已蒙勅旨仍居撫綏彼不從勅旨一
朝舉種浮動擅自移歸厥罪不少彼移歸之狀見著則與兵掩捕理固
然矣雖不盡捕其黨或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及追捕患亦可矣然移
徙之狀未著而與師固不可也若已著而與師則彼必先聞逃竄我必
不及空行空返矣則北方諸種豈不冷齒不如佯不知之爲愈也但恐
彼當移歸之日潛隱入境掠我人物卿當預先布置整齊軍馬不輕待
變毋失事機儻近境幹采里等隨而浮動移歸之狀著見而我之兵勢
可以及之則乘機發兵掩襲拘留似乎得宜然邊境之事難以遙度卿
當臨機區處○咸吉道都觀察使馳報兵曹几狄哈指揮因豆來言去
四月忽刺溫兀狄哈愁下斜弄可甘守及真也吾守李萬之等四人領
兵二百八十餘人寇間延射殺農民一人虜掠婦女二人李滿之等三
人中箭二人即死一人溺水而死生擒甘守之弟又云斜弄可將欲入

寇召聚軍馬請須預防○戊子司諫院右獻納權衡啓李孟昉妻李氏因妬杖殺其婢孟昉以廟堂大臣既不能齊其家事覺又不以實啓事關綱常不可寬貸請從憲府所啓司宰監正崔虎生以爲京官至拜三品今又爲本監以任京外均勞之法初立而謀避若此立法之意安在上曰孟昉之事非宗社所係不可遽以此而重論大臣之罪也收妻職牒罷其職事是亦足矣虎生之事予嘗議之衡復請孟昉之事又不允○司憲持平宋翠啓高得宗前日赴京時取行不法欺罔天聰今又奉使日本不悔前過聽副使尹仁甫之請詐稱金海官奴辛卜慣於船上至煩上達辛卜仁甫妓同產也仁甫聽妓請托請於得宗是皆不赦之罪而今特原免臣實憾焉且李孟昉之妻不勝妬情故殺人命益昉不即首告及其事已露勢不獲已而後乃來啓達又不以實啓請依律科斷婦人及日乎閨門之內雖有其爵非如男子之有官者齒於朝行也雖奪爵牒何足恨焉請依本府所啓上曰得宗前日所犯已往不可追論也今所犯小過不必罪也且仁甫父子世有功勤前日之罪仁甫尚且追悔今日之過所當赦也孟昉之事不係宗社夫婦相隱夫婦之情也不可以不直論也且大臣豈可輕易去絕李氏年老婦

人更何加罪翠復請不允○以金乙辛爲漢城府尹○已丑議政府使
舍人李仁孫啓李孟昫妻李氏枉殺家婢 殿下聞而驚駭即令憲府
劾之罪重罰輕臣民莫不失望且妾婦乘其夫天變所關請依憲府所
啓上曰李氏之不道專是家長不能齊家之致然也故罷孟昫職李氏
年既老矣既收爵牒更何罪之仁孫更啓李氏因妬殺婢罪惡貫盈况
女有七去之義今李氏妬且無子犯此二去請依憲府所啓以快臣民
之望 上曰漢光武以妬廢皇后先儒非之曰嫉妬婦人之常事且女
有三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李氏雖云妬且無子
有此二不去之義未可遽以此而離異也且大臣命婦不可加刑收爵
牒足矣爲夫而不能制妻孟昫信有罪矣即命憲府貶孟昫于黃海道
牛峯縣○司諫院上疏曰三綱人倫之大本刑罰國家之重典未有三
綱失序而人倫正刑罰不中而國家治者也左贊成李孟昫妻李氏爲
大臣命婦固當淑慎其身敬事良人以宜家室也年幾七十妬心益
熾夫之妾婢累次酷刑多方侵虐置之土宇不與飲食以致飢困而死
其殘忍醜惡莫甚於此是豈有仁心者之所可忍爲哉其必敬必戒以
順爲正之道安在焉昫柔懦疲軟治家不嚴見制於婦人妾婢之見殺

不能禁制殊失陽剛之道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義又安在哉夫不夫而婦不婦綱常掃地矣且路邊棄屍 聖上軫慮別立條章大索累日都人騷動身為大臣不即自首知人欲告勢不獲已而啓達亦不以實是但知掩蓋其妻之惡而不念妄冒 天聰之罪之爲大也非惟家道不正臣節亦虧矣 聖上特垂寬典只收爵牒但罷職事罷職奪爵豈足以懲惡戒後哉此而不懲則爲惡者無所懼而三綱不得正矣伏望一依憲府所啓以正綱常以快人望 上曰議政府亦請其罪已貶竄孟昉矣○命左承旨成念祖往議于議政府及領議政黃喜第密議可代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者皆薦左副承旨李世衡上曰可○議政府啓擅殺有罪奴婢則杖一百擅殺無罪奴婢則杖六十徒一年律有其法其鄰里不告則罪其管領己曾立法請申明舉行從之○庚寅右獻納權衡啓李孟昉妻李氏罪惡深重只收爵牒不使離異何所懲乎願黜諸遠方以懲其惡以警其後 上曰不可使夫婦同歸配所又不可配于異處大臣之妻不可加刑如此足矣况婦女有如是之行者家長不能正家之致然故貶孟昉于外何必加罪於李氏○司憲府上疏曰前贊成李孟昉妻李氏以大臣命婦年將七十固

當敬戒無違毋墜家聲釋此不爲妬嫉之情老愈不怠家夫之妾斷髮
毆打拘囚土宇不給粥水使之憔悴以至於死其侵虐故殺之惡國人
所共知也雖奪爵牒安然在家無異前日彼李氏頽由之心豈以此爲
恥而自新哉且身犯二去之罪又得故殺之名捨此不明正其罪則非
徒李氏無所懲艾一國婦女亦將藉以爲口實無所忌憚矣其於懲惡
垂戒之意爲如何哉書曰扭于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伏望 殿下
將李氏亂倫之惡舉法科罪又令離異默外以勵風俗以快人望 不
兄○藝文館大提學柳思訥卒思訥字而行黃海道文化縣人早歲父
母俱歿養于叔父寬家力學擢第歷司諫院左正言吏兵曹正郎歲丁
亥擢重試特授司憲掌令未幾遷議政府舍人累遷同憲執義以言事
貶于黃海道安岳郡後陞司諫院左司諫辛卯夏擢承政院左副代言
遷知申事得罪流安岳郡丙申冬判洪州牧事丁酉秋拜同知掄制歷
咸吉江原京畿三道觀察使至判漢城府事藝文大提學常提調慣習
都監至是卒年六十六遺命不作佛事計聞輟朝一日致吊賜賻諡文
肅學勤好問文執心決絡肅思訥器宇軒昂不謹小節事叔父寬如事
父寬率持服哀慟一如父有子三人喜生偶生更生○召右議政申稟

右贊成河寅等謂曰李蕝之於平安道無罪可聲而物議紛紜將何以處之槩等僉議曰宜罷其職 上曰予已知之又密議禦戎之策仍命

左承旨成念祖往議于領議政黃喜之弟遂以待野人之策六條傳旨下孝文等其一以教旨開諭凡察童倉等曰爾等信人浮言違勅逃散故予使人驗其信否爾若逃去則當奏聞區處爾等宜體予意一遵聖勅依舊安居則彼人庶有安業之理其二諭凡察等曰 殿下聞爾等當農逃竄寄食野人命設倉賑給宜率爾妻子來就食仍發米百餘石以示之其三議者謂當舉兵攻之然道路隔遠曠日可達彼豈不聞往必無功莫若諭之以息彼雖不來思信已著必無含怨之心庶合待夷狄之道其四縱賊逃叛誠不可也然以德則不來以威則不及以兵則遠不能至以詐則恐諸種之疑貳不若縱而不追更飭邊備其五人謀盡而事不諧則天也人謀未盡而曰亦如之何則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乎邊將之計畫多矣朝臣之謀議至矣不曰謀之已至而更謀之不曰議之已至而更議之其六或獻果決之策未知其方略何如或獻安靜之計然毀我藩籬以資於敵可乎蓋從槩等之議也○辛卯御勤政殿受朝○左承旨成念祖等啓錦城大君病痊臣等不勝欣抃

○戶曹啓請以陳酒九千瓶市民間 上曰市於民間無補於國家其
以一千瓶分賜各處役徒○持平宋翠啓藏冰之時勞民傷財不爲少
矣 文昭殿宦者洪得敬假托進上每日盜冰請効之即 命下義禁
府推効以聞翠又啓故司譯院判官金玉振妻雖非閹闈亦是士大夫
之裔也方在夫喪私奸別侍衛李吉安又奸賤隸且生貞崔景仁非其族
親潛相往來疑與私通本府欲効之玉振妻及景仁皆托辭匿不見請
禁身推鞠 上曰大抵奸事推辨爲難景仁之事情涉曖昧不可強推
○上喜錦城大君疾愈賜侍病宦官崔濕馬一匹田五結金忠金衍田
响各加一資賜田五結加李海職又賜醫盧重禮鞍具馬一匹田五
結裴尚文加一資賜馬一匹田五結賜楊弘遂金仁貴全循義金智各
衣一領朴延生超一資延生大君乳媪夫也重禮之姪高憲亦加一資
○壬辰視事 上與大臣等議許倭人孤草島可否大臣皆不可曰自
古國家之變生於不虞勿許便亦有欲許之者 上意未決大司憲尹
璠左司諫金中坤等啓請離異李孟昉妻李氏放黜于外不允○都承
旨金墩辭職曰臣病勢日深不思飲食頭目昏眩四肢無力累月不仕
曠官廢事乞罷臣職不允○刑曹改咸吉道定平府囚強盜崔奉金和

尚崔萬達崔蒙寵韓同金僧海運等故燒人家三人燒死請依律爲首
崔奉陵遲處死爲從金和尚等處斬從之○刑曹啓金羅道興德縣囚
強盜朴波豆朴老儉金朴卜只李小古未金伊于白金等請依律處斬
從之○癸巳以李叔時知中樞院事李思儉同知中樞院事金墩仁壽府
尹成念租都承旨李承孫右副承旨姜碩德同副承旨李益朴僉知中
樞院事兼知兵曹事黃守身兼知刑曹事李世衡咸吉道都觀察使
上謂世衡曰平安咸吉兩道其任既重今以卿爲觀察使予知卿有老
親不獲已而遣之卿母年不甚老卿其體予至意世衡曰但臣任重才
劣恐不堪事○乙未惠寧君社卒社上之庶弟也上聞計悼甚不進膳
都承旨成念祖等陳慰上曰社患病不慎致此大故上欲親舉哀
成念祖等啓時當酷熱人氣疲困况今聖體稍違和聞計悲慟不
進肉膳臣恐因此益致違豫聖上友愛雖出於至誠然禮者隨時而變
權不可廢也請許進肉膳以慰臣等之望且今日熱甚不宜親舉哀使
群臣攝行何如上曰有疾則雖父母之喪猶且食肉今若有疾予何
敢辭舉哀大事也豈以暑熱而廢之且不爲則已何可攝行也予氣體
平復予當舉哀矣遂率群臣與哀于弘禮門外幕次輟朝三日賜棺槨

米豆并一百石布四十四疋布三匹紙二百卷命判承文院事鄭陟護喪以禮葬之謚襄懷因事有功襄慈仁短折懷○上曰醫術治療人命所係匪輕然知其蘊奧者鮮矣判事盧重禮之後慮恐無有繼之者今擇年少聰敏者傳習醫方○咸吉道都節制使奉書承政院曰今上京兀良哈赤乃阿高者子也阿高者歲在庚寅為我國所殺其後心懷疑懼絕不往來今改心易慮意欲親朝襲父萬戶之職懇辭以請此人既是兀良哈酋長之子請依都乙温甫乙看例待之優厚以釋父憾且指揮曾仇乙大招安具州兀狄哈頗著功勞今遣其子湯所應介欲受賞賜請厚待勸勵下禮曹○丙申咸吉道都節制使馳報童倉兀察等與管下三百餘戶逃往婆猪江○經筵所燕國語與音義一本頗有脫落求之中國得別本闕逸尚多註解亦略購求日本又得詳略二本兼補音三卷以來亦且不完於是命集賢殿以經筵所莊舊本為主參考諸本正其訛謬補其脫落仍將音義補音交夷煩亂分入逐節之下其不完者以韻書補之遂命鑄字所模印廣布○丁酉童倉欲徙居李滿住部落然訴本國于朝廷誘賫管下逃竄上將欲具其事由遣使聞奏召議政府及承文院提調草奏本○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今咸

吉道都節制使馳啓九察童倉等舉種逃竄倘江水淺涸或有渡江入
寇深可慮也沿邊防禦毋添聚他鎮兵馬各以見在本處之兵臨機應
變毋致忽慢○戊戌遣禮官致吊于惠寧君第 王妃及世子各遣中
官致吊○是日 上欲親臨惠寧君第都承旨成念祖等啓惠寧君第門
庭褊少道路狹隘大駕親臨勢難加以暑熱方熾若勞 聖體親臨則深
恐違和請停之 上曰親臨古今之重典而後世之取法也不可以一
時之暑而廢之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將以本月二十九日親臨惠寧
君是日齊陵朔祭傳香日也三十日 宗廟文昭殿健元陵獻陵文宣
王朔祭傳香且宗廟永寧殿秋享誓戒日也請權停親臨從之○都承
旨成念祖等請進肉膳不允○己亥左獻納蔡知止啓六品至五品非經
守令而陞爲四品者及十二年常爲京官者令臺諫檢覈臣等未知非
經守令者初爲正郎之時審駁乎正郎去官之時審駁乎且十二年之間
或有遭喪者或有作散者亦例以常爲京官乎臣等未敢擅便伏取
上旨上曰吾當議於政府即下議府政擬議以啓政府僉議啓曰階爲
五品則雖奉訓奉直許授正郎至於陞拜四品之時例授外寄且十二
年之內無有遭喪置散而常爲京官者令臺諫審覈舉劾便 上即命

召吏曹司憲府司諫等依政府之議施行○議政府右參贊朴安臣禮曹判書閔義生等啓惠寧之喪已過三日而猶不進肉膳昔太宗嘗語臣等曰主上非肉不能進膳今當盛夏雖尋常之人非肉不進食况於聖體乎願殿下念太宗之至意體臣等之誠心許進肉膳上不允義生啓心雖無窮禮不可違况太宗慮後之教如此殿下何不以太宗之心爲心乎臣等敢請右副承旨李承孫亦啓期之喪達乎大夫先王之制不敢過也况太宗之遺教其可違乎願進肉膳以慰僉望上曰予將更思之然猶不進肉膳○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今據咸吉道都節制使所報忽刺温兀狄哈等入寇間延之狀與趙明干口子入寇其事略同然趙明干被擄者但男口七人而已未有婦女被擄者今因豆言虜掠婦女二人則趙明干入寇之後萬戶等其被虜人口之數或有隱匿不以實報請更移文平安道被擄人數從實推覈以啓從之○禮曹撰進厲祭儀注發告城隍壇時日將祭書雲觀以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並前期三日報禮曹禮曹啓聞散告攸司隨職供辦齋戒前祭三日應行事執事官並散齋二日宿於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允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

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致齊唯行

祭事九預祭者皆前城隍設告前一日忠扈衛設諸祭官次又設饌慢

皆於東門外隨地之宜典祀官帥其屬掃除壇之內外設城隍座於壇

上北方南面席以莞設獻官位於壇下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稍

南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執事之南西向書吏陪其後謁者贊者替引

位於東階之西西向北上開瘞坎於壇之北壬地方深取疋客物祭日

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典祀官帥其屬入奠祝版於神位之右

有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左一籩實以右一豆

實以鹿醢爵一在籩豆間有設象尊二一實玄酒為上在壇上東南隅北

向西上設洗於南陞東南北向盥洗在東疊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

肆實以巾爵有坫設訖典祀官退就次服其服升設神位版於座前三

刻獻官及諸執事各服其服謁者贊者贊引入自東門先就壇南拜位

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東門外位前一刻贊引

引監察及諸執事各就位齋郎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訖置於篚捧詣尊

所置於坫上謁者引獻官入就位西向立贊者曰四拜獻官四拜謁者

進獻官之左贊請行事謁者引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搯笏盥手悅

手盥手不贊贊執笏引詣壇升自南陞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笏執事

者一人捧香合執事者一人捧香爐謁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

神位前九捧香在獻官之右奠爐在獻官之左授爵奠爵佳此謂者贊執笏俯伏興平身引降復

位少頃贊者曰行酌獻禮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陞詣尊所西向立執尊

者舉爵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

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

者贊執笏俯伏興少退北向跪大祝進神位之左東向跪讀祝文訖謁者

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贊者曰徹籩豆大祝進徹籩豆如式贊者曰

四拜獻官四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引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及諸執

事就壇南拜位立定贊者曰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謁者以次引出謁者

贊者贊引就壇南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帥其屬藏神位版徹禮饌以降

乃退祝版瘞於坎北郊陳設前祭一日忠扈衛設諸祭官次又設饌幔皆

於東門外隨地之宜典祀官帥其屬掃除壇之內外設獻官位於壇下

東南西向無祀鬼神獻官位稍却執事者位於其後俱西向北上設監察位於執

事之南西向書吏陪其後謁者贊者贊引位於獻官西南西向北上謁者

引獻官贊引引監察俱以常服詣厨視滌濯省饌具及視牲充膾俱還齋

所晡後典祀官帥宰人割牲連皮煮熟祭日未行事前典祀官帥其屬設城隍神

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

饌具豆四在左為二行右第一行形在右第二行栗黃在前第三行魚鱸第四行之豆四在右為

二行左第一行上第二行普第三行道第四行在前第五行鹿第六行醢第七行文第八行之第九行俎二在第十行邊前第十一行一在豆前第十二行實以羊

腥豆前組實以豕腥籩籩各二在邊豆之間籩在左籩在右籩實以稻梁實以黍稷實以

前黍釧一在籩籩後實以和美爵三在籩籩前各有設象尊二一實玄酒

實酒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又設無祀鬼神牌於壇下左右席皆以

莞遭兵刃而橫傷者死於水火盜賊者被入取財而過死者飲人強奪

妻妾而死者豐刑獨而負屈死者天父流行而疾死者在左西向為

自猛獸害虫所害者為飢餓凍死者因戰關血頭身者因危患而設祭器

每位蒸飯一盆實以俎二在飯羹前羊豕解置羹一器實以和羹蓋三在俎前

設酒絜於前設祭文祭文即案於壇下居中設洗於壇下東南北向在東

爵在西壘在洗東加勺籩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又設無祀鬼神獻官洗於

神位之南北向設諸執事盥洗位於東南俱北向執尊壘籩者位於尊

壘籩畢之後行禮祭日丑前五列丑前五刻即三更三刻典祀官帥其屬入

實饌具畢退就次服其服升設城隍神位版及無祀鬼神版於座前三刻

行事執事官各服其服謁者贊者贊引先就壇南拜位北向西上四拜

訖就位前一刻贊引引監察及諸執事各就位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爵拭
爵訖置於篚捧詣城隍尊所置於坵上又執事者洗盞分置於無祀鬼
神位前謂者引獻官贊引引無祀鬼神獻官入就位西向立贊者曰四
拜獻官以下皆四拜謂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謂者引獻
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搯笏盥手盥手不贊贊執笏引詣壇升自南
陛詣城隍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一人捧香合執事者一人
捧香爐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俯伏興平
身引降復位少頃贊者曰行初獻禮謂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城隍尊
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謂者引獻官詣神位前
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
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頃贊者曰行亞獻禮謂
者引獻官升詣城隍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
謂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
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謂者贊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
頃贊者曰行終獻禮謂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初終獻官
既升贊引引無祀鬼神獻官詣盥洗位搯笏盥手盥手不贊贊執笏詣尊所

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獻官詣無祀鬼神位前立左則東向

引贊執笏執事者授盞獻官執盞奠盞三連奠以次奠訖贊引贊執勿引

詣壇中北向立大祝取祭文進無祀鬼神獻官之左東向立讀訖贊引

引復位贊者曰繳籩豆大祝進繳籩豆徹者籩豆各一贊者曰四拜

獻官在位者皆四拜大祝焚祭文訖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謁者贊

引各引獻官以次出贊引引監察及諸執事就壇南拜位立定贊者曰

四拜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贊引以次引出謁者贊者贊引就壇南拜位

四拜而出典祀官帥其屬莊城隍神位版及無祀鬼神牌徹禮饌乃退

行事執事官獻官漢城府無祀鬼神獻官漢城府典祀官漢城府大

祝文臣祝史二參齋郎二參謁者參贊者參贊引參監察○庚子 上

始進肉膳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九

(B)
732.55
4724
[v.4]
no.28
0163686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28